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四  
三六

3

0194281

101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94281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6. 8. 25

庚午

四月○庚申○館學儒生等伏闕上疏乞崇獎真儒金宏弼鄭汝昌趙升祖李彥迪從祀文廟以為明士趨養元氣之地且云國家自己卹斷喪之後又經乙巳之禍國是未定士氣摧折為學尚懷於疑懼檢身猶戒乎駭異伏願殿下更加重道之誠益隆崇儒之禮許以四臣配享文廟一以追報其功一以勸勵斯世則士林知有所宗而學術皆出於正矣上答曰今又特上疏章復請從祀文廟辭懇意正三復嘆賞第以事甚莫大豈可容易處之前亦將此已諭其意茲未副多士之望○辛酉○以宋獻壽為吏曹判書李海壽為弘文館校理尹卓然為副修撰○召對副提學柳希春啟曰前日夜對時言及己卯諸賢忘却李耆而不陳耆乃李穡之後德性度量與趙光祖並稱也右副承旨李忠綽曰李耆有所著日記上曰試取來予欲觀○儒生再以四賢從祀文廟上疏上答曰已諭之矣○戶曹因經筵官鄭宗榮等啟辭啟曰今年凶荒近古所無流離填壑之慘不可忍言早氣極慘兩麥全失民生救活極為悶迫大臣同議則八道之中慶尚忠清京畿等道尤甚賑救之策當如救焚不可少緩特遣御史出入閭巷救荒形止遍行摘奸其中慢忽不奉行守令隨所聞治罪官儲空竭飢民數多濟賑無策不

得己以私儲穀勸分接濟往在凶年多用私儲一不還償其後或給魚  
箭或許採銀而十無一二失信於民冤悶不小至為未便一依大臣所  
啓令各官守令有私儲富居者量其元穀多計除一家所食親率飢民  
樽節題給其中無依據人各其里頭頭人分授其其穀幾石斗分給分  
明開錄 啓聞自官為先捧還其家守令適代時解由憑考大臣之議  
亦如是八道監司及北道救荒敬差官處并發馬行移何如 上從之  
傳曰戶曹公事雖已 啓下而特 下書曰年既凶荒旱亦太甚卿其  
列邑救荒諸事盡心措置使民得免於填壑云爾則又何為而不可哉  
○壬戌○晝講講孟子○夕講講大學或問○館學儒生上疏其略曰  
中廟之從祀鄭夢周所以慰答輿望而增氣士林可謂至矣從祀文  
廟而血食千祀者其學問之功豈盡過於四賢乎如崔致遠薛聰安  
松或以文章倡一時或以方言解九經或以有功於學校而猶且榮  
享如彼况我四賢以衛道開後之功又不與於從祀之列則豈非聖代  
之勸典乎 上答曰從容處之自在朝廷諸生是非則既已陳論矣若  
夫不待朝議而越日上章又期於得行已意後已則所言之事雖出於  
正而抑恐有一毫未穩之意也諸生思之○承文院以 經筵官柳

希春所啓議于大臣領相議贊正官非獨為贊正文字也我 國邈處

荒外允中國禮樂文物必須頻數 朝赴然後可以學習觀感為他日事

大之用故使文官憑贊正往來其意固非偶然頃來慮弊徐行緣此聞

見日就孤陋故依舊還尋前規而差迭耳然今年凶荒太甚姑除一

弊似為無妨左右相議亦然故敢 啓 傳曰如啓○甲子○司憲府

啓罷呂州牧使李瓘南平縣監申世霖 上從之○兵曹總判白仁傑

上疏略曰 殿下痛革弊習使大臣悉心推訪訐謔之士相與講求治具

盡改疵政進上貢物量宜減損諸色率隸或均苦歇除一族切隣之弊

禁列邑無名之稅其他可施之策苟可以便國利民者深究其方期於

必行則及今猶可為也 殿下有教曰昔者于公痛哭三年旱今日不

知幾于公痛哭耶因命疏放滯囚好生之德溢於言表瞻聆所暨孰不

感戴第念寬有大小政有緩急先其小而後其大務其緩而忽其急則

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者也今日之寬孰有大於乙巳已

酉罪籍而今日之政孰有急於昭雪誣枉慰悅衆心乎伏願 殿下善

推好生之心渙散作解之音乙巳已酉籍沒之物悉令還給士林之名

在罪籍者悉復職牒夫女是則忠魂感泣于幽明士類興起於昭代國

是歸正衆心可一矣 上教政院曰此疏示于三公可行者議而行之可也但乙巳己酉等事非今日之所當議從祀廟庭此亦重不宜輕舉五月朔戊辰○以直提學李山海典翰尹根壽為救荒摘奸 御史發遣○辛未○有畫講講孟子西子惡人章副提學柳希春曰唐明皇開元初勵政為治委任姚宋而天下治安及天寶怠於政事縱於奢慾淫太真任林甫國忠寵祿山以致傾覆天下所謂西子蒙不潔者也太甲初年顛覆湯之典刑及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漢武初年晴明中間三十餘年征伐四夷治宮室求神仙以多慾勞敝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幾至於亡至年六十八晚而悔悟付托得人漢室乃安此二君所謂惡人而齋戒沐浴此人主所當戒之觀之者也又曰西子蒙不潔此猶望後至晦之月初善而漸向不善者也惡人齋戒沐浴此猶朔日至望之月始黑而漸向明白者也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人主之德業唯審向背進退而已又講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一段上問以晝夜相環推之此人世亦有窮時乎希春對曰以邵康節元會運世之說推之天開於子會地闢於丑會人生於寅會而到戌會亥會則人消物盡又復溟滓五六萬年然後又開闢云修撰柳成龍曰大槩世道

漸下末俗不如古

上曰此說不然若如此言秦在漢前秦之風俗遠不

及漢何也希春曰誠如

聖諭若以人之壽夭之類論之則秦漢以下

固不及三代以上若人心世道在君上挽回之如何是以自唐至五季堦

亂極矣而宋德隆盛治教休明聖賢輩出風俗一變雖漢亦不及焉觀

於此益可知矣閩地自五代為兇惡之窟司馬光對神宗亦曰閩人狡

險及朱子出而人心風俗翕然丕變至今為鄒魯禮樂之鄉尤可見矣

上以為然講畢希春進曰頃蒙 命搜訪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等製

述金宏弼疏則李忠綽得之其他每人之作臣各得數首蓋此人等首

遭士禍故所著散落今所得至少臣欲於卷末添錄實行狀等事如何

上曰如此甚好希春曰金宏弼等所作雖小記其行實雖略自 上觀此

亦可知其有德有學興起斯文之功矣凡人主舉大事必廣收廷議以

順人心宋理宗始以周程張朱五君子從祀先聖次之以邵雍司馬光

又次之以張栻呂祖謙宋一代九大儒一時從祀人不以為多何也誠

以其人之道德學問足以當之也是故唐三百年一韓愈從祀宋一

代九大儒一時從祀而不為多唯其當而已

是持儒生請四賢從祀人或以為過多故希春云

○癸酉○贈趙先祖謚文正李彥迪謚文元權檉謚忠定○有畫講

○乙亥○弘文館

啓曰禽宅獨鄭汝昌趙光祖文字搜訪所得甚

少謹校正以入此後若有所得當隨入矣 傳曰四人文字收拾校正以

入至為可嘉隨後隨所得入納事如啓○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

請 闕以旱灾辭 上不許仍教之曰賑救萬民雖曰無策豈可束

手而已乎卿等宜與該曹更加十分講究元所以救之之道悉皆舉行

○司錄以三公意 啓曰宋贊再授慶尚監司非特政體苟且又非救

荒之才請以他負擇差近來一負有闕則銓曹患於之人今此贊之再

授亦由於此耳請令銓曹勿論職秩高下別擇可堪之人數三日內差

遣何如 傳曰如啓○丙子○上命罷職人負收職牒者削去仕版者

永不叙用者並 命書啓于吏兵曹○上以是日乃德興君諱日故自

初七八日停 經筵○三公議伏覩曰仁傑上疏至於聖學做功之事

招賢委任之遠惟在 聖念省察而督行之如何臣等不敢擬議於其

間也其餘弊習則皆方今商確講究之事此乃有司之務不敢更煩

聖聽也觀其大意則在於欲昭雪乙巳己酉之冤枉配享先賢於文

廟而己乙巳之事實有可議之端然在今日似不敢輕議至於己酉之

獄則最為冤枉當時所犯之人非鄉村無知之人則年少童稚之輩



為要切生事者所誣枉又被權奸樂禍酷刑之毒欲緩頃刻之痛牽引  
誣服遂陷大逆之罪言之誠可於悒幸觀 天日之臨幽魂望雪之冤

有甚於初死之日感名天變理亦宜然且如從祀之事仁傑之意雖指

趙先祖而言然以道學之功言之欲祀先祖不可不并祀金宏弼也吾

東方自羅及麗文章之士彬彬輩出然義理之學實自宏弼啓之也宏

弼生於我朝絕學之後始慕聖賢之學盡棄舊習專心小學不求聲

利篤學十年一動一靜必蹈禮法專力持教三十餘年精積力久道成德

立聲為律而身為度不幸身遭亂世臨禍之際從容就死雖不克有所

施設於世而其中之所得益驗於此至於誨誘不倦使我東方之士知

有聖賢之學實此人之功也光祖亦曾受業於宏弼之門踐履篤實知

識迥諸實東方間氣之人也自宏弼遭禍之後摧殘傷壞之餘士氣墜

地學問晦昧莫如趨向光祖乃復倡明小學之道指示學問之功扶植世

道至今儒學之士粗知向方免於醉生夢死之域者實由於光祖再振

道脈之功也以此觀之兩人配享文廟誠無足恠也 上曰知道○已

卯○上親行祈雨祭于 杜稷五初一刻行祭至罷漏後乃畢自夜半

已有雨意 祭時下雨點 上還宮後兩脚霏霏人情大悅○庚辰○

上因忠清道災傷 御史所 啓以公州兩班飢死而判官李成春翹

然莫之救 命拿來痛治○傳李英賢具思孟洪奉世李攢沈淵金

田慨李璋李鵬柳景源宋庭荀鄭淹金允悌趙述李千壽郭越等叙用

安鴻柳克智李山甫尹存性等職牒還給事下吏曹○御史尹根壽又

啓請燕歧縣監李鳳壽不謹救荒罷職是時中外之民餓死者士族婦

女尤甚○傳曰准期不叙人負並為叙用可也○臺諫 啓曰李淑男

以元衡婢妾女壻縱恣作弊 命罷職○辛巳○諫院論 啓承旨等

於十二日杜壇 親祭時褥席小興不能趁時排設 上命只適都承

旨 上以承旨被論之故停明日朝講只為夕講○是日有政 以李

後白為都承旨朴承任為右承旨金鸞祥為大司諫校理崔弘憫為

義州牧使○禮曹 啓今月十四日下雨水標水深六尺四寸○壬午

○副提學柳希春應教李仲虎校理宋應漑修撰尹卓然修撰慎喜男

以乙巳丁未被禍名士金儲李若冰等十餘人請給職牒忠州已酉之

獄延坐者已蒙放於戊辰之春首被戮之家以籍沒不給妻子飢餓丐

乞請還給沒官之物 上劄○是日夕講至或問物格知至章講畢柳希

春 啓曰頃承 命略搜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文字及事實行狀進入

春 啓曰頃承 命略搜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文字及事實行狀進入

矣但此四人文學事實私慶固難盡得而見請御覽畢後還降臣略  
載李彥迪文正書更入自 上命印出頒賜公卿大夫則人皆知四人  
之實又此錄之名伏乞 錫之上良久乃曰更添印出則誠好矣冊名  
則玉堂為之可也○上答劄曰今不可論予不可改○三公東西壁來  
啓曰上天降災慘酷至此九政令可以召災傷和者想非一二而冤枉  
之甚莫如頃年獄事乙巳之事雖不敢輕議如丁未之獄盡出於鄭彥  
慤浮取驛驛捏飾之言已酉大獄亦出於蒞人要功上變之事中外大  
小孰不同知其冤枉而欲雪之哉丁未受戮之輩雖曾免籍沒之罪尚  
未霑復爵之恩已酉枉死者不但不還籍沒之物又不得復受職牒  
人情之冤痛久而愈甚天怒之不回殆以此也今者幸而 天日再中  
幽冤自雪九泉之魂願望至治而尚無昭洗之 命天意人心之鬱悶  
又有甚於始禍之日名災致孽尤由於此也遠邇之情莫不痛憤臣等  
目見恟情如此不可抑遏敢來 啓達請丁未已酉兩年冤枉之人悉  
給職牒還授籍沒之物少慰群望上蒼天譴李芑以窮兇極惡之人乘  
先王幼冲專擅 國威恣行宵臆一時為臺諫論已之人及凡必有嫌  
怨之士皆托以逆類正人端士殲盡無餘使國脉斷傷 社稷將墟至

今神人俱極痛憤鄭彥慙以邪貪之人從前不為儕輩所容有睚眦之  
怨者皆欲構陷於罪懷姦蓄憤非止一日至於浮取驛壁之書實自構  
造士林之間傳播已久非但此也已酉忠清之人推鞠之時彥慙以承  
旨同叅嘗李芑議罪諸人之時從旁挑贊必加深刻李芑從之皆繩以  
極罪誅及親屬沒入財產其為冤枉極矣蔽姦肆禍流毒士林同惡相  
濟之罪上通於天無辜之士抱無窮之冤於地下而茲兩人者死而猶  
保其官爵此天人之所以共憤戾氣之所以存仍者李芑鄭彥慙請並  
追奪官爵 上答曰見此啓辭不勝驚愕 上帝震怒災異慘酷及躬

自省痛絕邪念寡人與卿等以堯舜稷契自期治隆於三代無窮於萬  
世庶不負付托是則可也蓋不如此而區區於言語之末追論其已往  
之事至陳不當陳之言欲罪不當罪之人是豈予所望於卿等者乎決  
非眇末之所敢改而固非卿等所可語也過激之輩雖或言這等意思  
而卿等所宜鎮定其心挫折其言若反是而又可從而為之辭則恐  
有未安之意也再 啓曰丁未己酉年之獄物情憤鬱久矣至今以不  
得雪寃為痛而天變之屢發國人皆以為專由於此而今者旱災尤極  
慘酷民將盡填溝壑而必至於國非其國必伸雪積年寃氣然後庶

可回天意而保邦本故臣等敢將輿情陳達也非有私意也三啓曰  
救荒無策國儲虛竭請汰冗官減祿俸節費用自上量減上供之物  
賜送宰相之物上答三公再三啓曰先王朝事不可以輕議不須  
復言今見啓辭憂國愛民之誠至矣內事則子當檢飭省費供進之色  
書啓則亦當量減但宰相家依例賜送微物則別無所害不須改之四  
啓曰此兩年之事自上豈不以為先王朝事而驚駭乎臣等亦豈  
非先王朝舊臣而敢欲撓改先王已定之罪乎雖先王金石之  
典遇有妨碍則有不得已變而通之之時況此兩年之事皆姦兇竊弄  
之為非先王本意者乎許多賢人正士駢首就戮於姦兇之手而復  
見天日猶不伸雪則冤氣塞天何時而止乎時和歲豐何時而致乎方  
今上無失德朝無小人反覆思之別無致災之由而有此千古所無  
之災非冤氣感召何緣有此非常之變乎大抵人心所向即天意所在  
今者一國之人皆以幽冤未雪災異如此云則天心之所在可知不順  
人以格天則何以導和氣迎休祥乎今安國家保民生捨此更無別法  
物情之憤激已久而臣等鎮定而到今則凶災已極國將難保當臣等  
之世恐有不測之禍唯此一事可以少泄神人之憤庶回天心之禍而

扶植國脉故不憚雷霆之威敢自 啓達但徒煩辭疏輒進 冕旒不  
足以開悟 聖聰故今姑退去明賞詰 闕更 啓 答曰變異之作  
實由眇躬失德所致已往兩年之事不可論也今又見此啓辭尤極未  
安日日來啓予無可從之意只恐卿等勞動○癸未○有朝講○傳于  
政院曰茲四臣立言行已予欲覽閱令玉堂書啓則蒐輯為書一卷以  
進矣今欲印出頒賜使人知予崇尚兼使學者興起其意至矣第念此  
人皆在 先朝未免禍患其間多有未安之語至於印出頒賜或不可何  
如政院 啓曰金宏弼鄭汝昌被罪於燕山昏亂之朝當時被罪者無  
非賢士而兩人者獨為東方道學之宗此則更無可言矣趙先祖篤學  
躬行道明德立 中廟方眷仰以圖唐虞之治而不意為南袞沈貞所  
構陷竟罹大禍至今兒童走卒皆知其曖昧無不嘆服其賢李彥迪  
志學聖賢專身持敬動慕古人造詣深奧趙光祖之後一人而已乙巳  
之罪初不被罪而權奸疾其異已誣陷竄黜終不免於罪而士類服其  
高風景仰至今茲四臣心迹無毫可疑故即位以來諸臣出入經席每  
為 聖明反覆陳達如有可疑則豈敢如是乎快加褒獎伸雪幽冤又  
命蒐輯所著書并事實行狀印出頒賜使人人知 聖明尊尚之意而

興起於善此亦世之盛舉也豈可以一時不免構陷而置疑於其間哉  
雖有未安之語不過發揚小人輩兇態情狀耳萬不為先朝之累矣  
人心至公是非難誣閭巷儒生得此人等著述則片言隻字皆誦玩敬  
服不已雖不印出終不能使人不之見也得聖明印頒則其興起者  
益甚矣伏願聖明夬決無疑傳曰知道印出則序不可無也○大  
司諫金鸞祥肅拜辭免上答曰勿辭○左右相率東西拜詣闕  
啓曰昨日臣等伏覩聖批曰至陳不當陳之言欲罪不當罪之人臣  
等不勝惶恐之至頃年獄事之冤枉臣等所共目見而冤氣鬱結數十  
年之間慘酷之災殆無虛月聖上卽祚以後修省之方應災之道無  
所不至變異之生日以益深臣恐致災之由實不在於此也欲弭莫大  
之怒當施莫大之恩觀人心之憤鬱足以知天意之所在人心之憤鬱  
豈不足以致莫大之怒伸雪兩年之冤氣可不謂莫大之恩乎欲雪天  
心之威怒則不昭雪兩年冤氣餘無足為者也此非修省中第一件大  
段事乎兩年獄事終始皆出於彥慤李芭兇譎毒毒之手夫豈先王  
幼年之所致乎先王於末年始知姦兇心事其在流竄者或移或放  
以示悔悟之盛心至于聖上善繼先志或叙或釋大施恩典而乙

已名流死於丁未者籍沒之物雖已見還尚未復爵之 命名在罪

案泉下無窮之冤只給籍沒豈足以昭雪臣等恐此戾氣之所以干天而變異之存臻者也己酉之獄亦出於李芑樂禍之餘手彥懋從傍挑贊鍛鍊成獄亦非 先王所得知也冤枉如此其莫大而迨不還被沒之物又未盡伸理之典幽冥冤結天意人心之所共憾此果不啻陳之言乎誣枉女此而猶使李芑彥懋得保官爵於已經之後此豈王政好惡之公乎此果非不當罪之人乎苟不如此則伸雪冤枉更無可為大惡何所懲而人心何以慰天意何以回乎請勿留難 奏曰今又來啓

極為未安 先朝是非我何敢知○合司請 闕啓乙巳丁未己酉等

年無辜被罪之人一切伸理李芑鄭順朋林百齡鄭彥懋追奪官爵

○臺諫又 啟金鎧職牒還收李成憲叙用還收○左右相東西壁再

啓曰伏覩 聖批曰 先朝是非我何敢知臣等不勝惶恐之至臣等

常聞 先王於末年下教曰乙巳追罪之人不無曖昧謀反父子間隱諱

之事豈以連通而多類乎 先王已知其冤枉其在竄謫之人或釋或

移 慈殿奉承 先王遺意而亦為還給職牒收名叙用 先朝是非

聖鑑較然又安有不可知乎己酉冤枉無異丁未茲兇所為與 先朝



不干請勿留難 上答曰決非予所敢改之意已盡論之須不更論○三

啓曰丁未已酉兩年之獄皆出於李芑彥慙構虛濬私之兇謀而伸雪未遍輿憤愈鬱此臣等之所以強聒 聖聰而不知止者也今丁未災

修省之日不雪數十年鬱結之冤又令女媧兒得保官爵於既斃之後則已非弭災消禍之方亦當善善惡惡之實乎請加三思快決無留以慰

人心以回天意 答曰不允之意已盡言之不允○兩司合 啓臣等伏觀近年以來非常之變可駭之孽層見疊出而今者旱魃為虐播

愆期哀我民斯盡填丘壑國家之勢莫保朝夕求其致此豈無所由東海一冤婦尚致三年之旱况羣冤積憤至於數十年之久乎往在乙巳

李芑之輩俱以窮兇極惡之人乘 明廟幼冲之時欲復私憾捏造無形目為逆黨傾陷名流流斬殆盡極其慘酷如尹任之兇惡雖被誅戮

固不足論其餘士流無非一時之俊彥有何罪辜亂如此瞋至於丁未之禍專出於鄭彥慙淳駉驛壁之告使乙巳餘賢竄職無遺言之可為

於悒彥慙本以邪毒之人挾憾士林睚眦必復驛壁之書實自構造陷害無辜至於此極地下抱冤為如何哉已酉之獄起於天倫賊害之謀

成於奸人樂禍之手不辨辭證繩以重罪不論少壯并加屠戮藉其所

有盡沒于官死者已矣寡妻孤兒啼號道路其為冤痛可勝言哉前後  
獄事皆抱冤於數十年前而尚未伸雪於數十年之後災變之作雖  
不可指為某事之應萬口同辭皆以為此等冤枉之所致弭災消變之  
道豈可以他求哉請乙巳丁未己酉被罪之人一切伸理復其官爵還  
其籍沒而李芑鄭順朋林百齡及鄭彥慤等追奪官職以慰耕人之憤  
上答曰比是非予不能知也不須敢論○傳弘文館所上金宅弼鄭汝  
昌趙光祖李彥迪所著書及事實行狀印出頒賜○甲申○大司諫金  
鸞祥 啓曰臣姓乙巳年罷職丁未年竄謫皆是李芑鄭彥慤之所指  
斥而今論二人之罪跡涉於私極為未安昨日違遽未及詳察參議入  
啓尤為惶恐伏請 命違臣職韓掌令顯金正言忠了 啓曰丁未秋  
被論罷黜又同生妹夫被一罪於乙巳今同參兩司論 啓其時之事  
不無人言極為未安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三公初 啓 上答曰  
卿等身為大臣義同休戚當 明廟悔悟之端何不盡言以回天意快  
釋冤死之人追罪兇毒之臣上 答天意下慰人望而逮寡人叨承之後  
陳論欲改之乎今此之事處之極難與 慈聖垂簾時有異其熟思之  
此果子敢改乎臣希春伏覩 上教快釋冤死之人追罪兇毒之臣上

答天意下慰人望等語大哉 王心明與日月爭光公與天地同大大  
貞之吉指日可待不勝欣忭○王堂劄論乙巳丁未己酉之人伸雪復  
爵事李邑鄭順朋林百齡削奪事○三公拜 啓而出○兩司合 啓  
曰伏觀 聖批以為此是非予不能知臣等竊意天鑑孔昭於此是非非  
不洞照而姑為之辭以拒臣等之論也自古以來冤枉非一而孰有如  
乙巳丁未之事乎國家無祿士林不幸兇慝乘時手弄天網潛挾私憾  
釀禍不測捏造無形目為逆黨傾陷名流芟刈殆盡至於檢回彥慙又  
肆其毒自造辟書浮取以來使當世名賢盡入一網數十年來冤氣薄  
天國脉斷喪不絕如帶言之至此誠可於悒已酉之獄始出於同氣相  
戕之謀終成於姦人繼禍之計不辨辭證鍛鍊成獄未論少壯并付斧  
鑕根連株逮一邑藿粉又籍其財盡入于官孤兒寡妻丐乞道路幽明  
冤抑不可形言嗚呼前後無辜之人身見殲於姦兇之手而又未伸於  
天日之照不亦慘乎 先王末年洞燭冤枉開釋之意累形於言語收  
叙之恩典又出於久壽元在罪網將至大釋善意未竟奄至賓天繼志  
之責實在 聖明即位之初克承先志特發恩典中外之人莫不感戴  
佇俟伸雪之日而今至四年鴻恩未霑朽骨望雪之冤不尤甚於始死

之日乎嗚呼兇謀陷人者尚保爵命而無辜被戮者啣冤泉壤凡有血氣孰不痛悶請乙巳丁未已酉被罪之人一切伸雪復其官爵還其籍物而李芑鄭順朋林百齡及鄭彥慤等追奪官爵以慰神人之望○兩司再 啓自古以來冤枉非一而慘酷之甚孰有如乙巳丁未已酉之事乎許多無罪抱枉入地數十年來冤氣溥天神怒人恫天意可知凡有血氣咸思一雪况我先王開釋之意已發於末年之命而又於垂簾之日有丁寧之教者手自上即位之初克承先志特垂恩典中外之人莫不感泣以為伸雪之舉不在於今日則必在於明日翹首跂足已至四年之久而鴻恩久閔罪網未釋非但有乖繼志之道物情之憤朽骨之冤不尤甚於始死之日乎一物失所猶足可矜矧此無窮之冤未得伸於天道再周之後其為憤恫為如何也乙巳之事元兇巨惡手弄天綱捏造無形釀禍不測變刈名流血肉糜爛如尹任者雖被誅戮固不足論其餘士林有何罪而值此禍乎邪毒彥慤又出於丁未自造壁書浮取以告網打餘賢竄逐無遺使我國脉危如一髮聞猶慘怛言可嗚咽已酉之獄其始也同氣相戕且冀脫罪其終也權姦樂禍鍛鍊成獄不辨辭證並加屠戮籍其財產盡沒于官寡妻孤兒呱呱道路死

而抱冤者有幾人也生而叫冤者又幾人哉伏觀 殿下常存欽恤之

意至於庶獄之間每慮橫罹而何獨不念於此等冤枉之大者乎嗚呼

前後無辜之人既見臧於姦兇之手而又未伸於天日之照豈不重可

惜也哉 請乙巳已酉被罪之人一切伸理復其官爵還其籍物而

李芑鄭順朋林百齡及鄭彥懋等追奪官爵一以慰神人之望一以繼

先王之志 荅曰不允○玉堂劄子曰伏以是非好惡本人心而難誣

討罪懲惡在後世而益嚴豈非事久而姦狀自露時移而冤憤愈積天

命天討之典不可以終廢也哉嗚呼無罪而莫辨者冤之大也殺人而

饕功者惡之極也是非之實既不明於當時好惡之公又不見於後世

則姦人無所懼而禍亂無時熄矣臣等伏見乙巳諸臣之事真天下之

至冤也二三元兇乘時煽禍呈其私憾捏造無形陷人不測其間如尹

任之兇慝無狀者其死當然其餘連逮者盡是一時之名賢豈有毫髮

邪心含冤莫白率殲於姦兇之手言之可為於悒至於丁未之禍則事

益無名出於彥懋迎合女兇之計鍛鍊羅織指無為有一網竄殛朝著

幾空禍亂之慘前古未聞自是之後生事希功者接迹相望已酉之獄

又起於天論相賊之謀可忍言哉可忍言哉羣情憤鬱久而未伸冤痛

之氣與日俱積嗚呼一人向隅滿堂不樂匹婦抱冤三歲不雨然則數十年間天心之所以不豫休徵之所以未應水旱癘疫日星霜雹之變層見疊出愈發而愈甚者豈無所召而然哉先王於末年逆黜當時用事之奸始悟死者之非辜雷雨之澤次第漸施事雖未終而天意可見夫豈以此為當然而莫之改乎夫繼述之道以心不以迹先王末年之心殿下既知之矣一國臣民既知之矣地地下抱冤之魂亦既知之矣今日之舉不過以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政以終先王之志而已於人情則快於天理則順於王法洗冤討罪之典則正不知殿下何憚而不為乎嗚呼兩年之事實出於羣姦之擅弄非先王之所知也今殿下洞照是非之實而遲回隱忍不即明示好惡似若真出於先王則竊恐老死之姦自幸其陰計之得遂而非殿下善繼善述之道也夫事出於己而不欲人之改之者是特常人之情豈聖人至虛至公有過必改之心乎殿下若終始以為事在先朝不敢改圖則是四兇不見誅於舜日而蓋衍不足垂於聖訓矣伏願殿下思神人久鬱之憤繼先王未成之志前後被罪之人並令復其官爵還其籍沒而李芑鄭順朋林百齡鄭彥慤等亟命追削官爵不勝幸甚

答曰數十年前之事不可以追論○乙酉○以白惟溫為長湍府使金鳳瑞為陽城縣監○上特命四館別薦○玉堂兩司俱請 闕○以副修撰慎喜男為掌令金殘為副校理權克禮為副修撰○兩司合啟臣等之意以為 天鑑孔昭於此是非既已洞照昨承 聖教則曰乙巳等入情狀予豈詳知臣等竊恐 聖鑑猶有所未燭也因臣等所論而察其情迹則豈有所難知者乎 殿下於被誣之人則以為目之曰逆類得罪於 先朝於兇賊之輩則以為名之曰定難有功於 先王此 殿下不思之甚者也元兇巨惡乘 明廟幼冲挾憾士林欲售禍心無辭可執日以逆黨網打善類啗啞人口如尹任之兇慝雖被誅戮固不足恤其餘名流忠義自許者反受逆黨之名不亦恟乎邪毒彥慤出於丁未自造壁書浮取告變爨刈餘賢血肉糜爛逆黨之說專出於姦兇之逞惡而以為得罪於 先朝可乎况我 明廟以 仁廟介弟入承大統夫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乃萬古不易之常經則孰敢有異議而兇毒之類誣以叛逆戕害善良自以為功斷喪國脉罪通于天而反謂有功於 先王可乎己酉之獄出於同氣相戕之謀成於姦人樂禍之手鍛鍊成獄一邑齏粉盡沒家財妻孥無歸幽明冤痛慘不忍言前

後獄事本非 先王之所知其開釋之意已發於末年之 教而今反  
諉之於 先朝之事抑恐 明廟在天之靈不能無憾於冥冥之中也

嗚呼兇譖陷人者尚保官爵而無辜被戮者含冤九泉衆憤公論今不  
可抑請乙巳丁未已酉被禍之人一切伸理復其官爵還其籍沒李苞  
鄭順朋林百齡及鄭彥慤等追奪官爵以慰神人之望以繼 先王之

志 答曰已往之事今不可追論○兩司再 啓臣等伏覩 聖批以

為已往之事今不可追論臣等不勝悶鬱焉臣等請悉舉當初禍亂之  
由而論之夫乙巳之禍始出於大小尹之說大尹則尹任也小尹則元  
老元衡兄弟也元衡兄弟與任交亂相傾構禍朝廷故當 中廟未為

國遠慮之臣恐或害及於國家不顧一身之禍福抑制兩尹使不得售  
其姦而禍胎已藏於其中矣 明廟冲年即位元衡竊柄羣姦亂附擅

弄威福士林之為魚肉雖愚夫愚婦已知其必然矣順朋一疏大禍斯  
作尹任之兇惡雖誅戮固不足恤至於羣賢身當危疑之際竭盡忠懇

共扶 宗社而卒至指為大逆駢首誅死其為冤枉慘不可言有人心

者孰不於此而悲痛也哉若使乙巳之人小有反賊之狀則人人所得  
誅者也滿朝之臣敢發伸雪之議哉姦賊之徒既誅乙巳之人仍懷不



自安之意欲盡殺一代名士以箝制一國之人故鄭彥慤希權奸之旨  
自告亂言託以驛壁之書而上之其時之死竄者其冤可勝言乎己酉  
之事出於天倫賊害之謀成於姦人樂禍之手誣以大逆連頸就死可  
為於悒 明廟晚年知其無辜或叙用久廢之士或量移遠謫之人未  
及大濬遽爾 昇黜臣民之痛其可量乎宋朝開閣諸賢並不免於逆  
黨之名而伸雪之典在於數十年之後則豈可諉之於已往莫為之論  
乎一國公論待時而發昭雪誣枉正在今日請勿留難快從 荅曰不  
允之意已盡言之○玉堂上劄伏以不可一日而不辨者是非也不可  
一日而不明者好惡也蓋是非不辨則國論無所定而冤無自以伸好  
惡不明則姦人無所懲而禍亂無時熄矣是非之不辨好惡之不明一  
日不可則况至於數十年之久乎嗚呼乙巳己酉之人陷於罪籍李苞  
彥慤之輩保其官爵者今至數十年矣其間是非之紊外好惡之顛倒  
不知則已如或知之則其辨與明之宜不綏終日其可諉諸已往而不  
為之決斷乎乙巳己酉之事 先王末年洞燭冤枉開釋之意屢形於  
言辭而 慈殿與知馬故 嗣服之初垂簾同御首舉伸雪之典夫豈  
不知而有此舉乎 殿下以不能詳知為之教其為冤枉則固無不知

之理矣 殿下之所謂不詳知者不過乙巳等人之情狀則其情狀不  
難言也臣等敢不陳其大略以冀 殿下之詳知而明辨之乎尹任之  
兇惡則固不足惜也其餘被罪者皆是一時之善類豈有一毫他心哉  
其中剛直嫉惡之人則有 中廟朝見怨於姦兇久矣 明廟即位姦  
兇當國利其功冲欲肆宵臆釀成不測之禍而不以反逆為名則無以  
遂網刃之計故構捏其辭慘毒其刑大獄一起芟刈殆盡至于丁未鄭  
彦慤本以邪毒之人自愧不容於清議必欲釋憾於士林驛譬之書浮  
取上變乙巳之禍餘者無幾而再罹罪網一國空矣已酉之獄又起於  
天顯之親而樂禍之元兇鍛鍊之含毒之蛇蝎挑贊之誘以相告賣之  
使服根連株逮舉邑血肉孤兒寡妻僅為孑遺而無食無家死於道路  
流毒之慘至此而極矣嗚呼枉死於乙巳者無非一時之善類抱冤於  
已酉者無非 先王之赤子無罪無辜盡殲於奸兇報怨錄勲之地而  
使人王孫立於上國脉斷喪而無餘則得罪於 明廟者孰有加於此  
輩哉數十年冤痛之氣上干天和日星霜電之變水旱疇疫之災疊見  
層出拜本殄瘁人心渙散土崩瓦解之勢迫在朝夕而莫之救則是孰  
使之然哉嗚呼 殿下於此庶幾其詳知矣辨是非明好惡果不在於

今日乎 先王晚年悔悟有志未竟雪冤討罪之舉未必無望於  
殿下而今乃諉諸 先朝不即改圖則竊恐 先王在天之靈不能無憾  
於冥冥而 殿下之繼述亦未能盡其道也嗚呼無罪而枉被誅戮者  
今雖復爵而不過小洩其冤憤而已有罪而保其官爵者今雖追奪而  
平生盜得之榮亦已多矣猶且遲回顧惜不能夬決則是誤國之毒水  
滔天誅而抱冤之魂終無瞑目之日矣伏願 殿下順天道之好還察  
人心之難誣辨數十年未辨之是非明數十年未明之好惡則國家幸  
甚臣民幸甚○王堂上劄伏以一時國是可亂而萬世之公論不泯一  
時之人言可防而萬世之人心難誣故自古以來國是之顛倒於一時  
者必待不泯之公論而定為人言之鬱抑於一國者必自難誣之人心  
激焉苟或人心久鬱而公論不定則雖千萬世之事有不可不言况近  
在二十年乎國家不幸 二聖繼陟士林之禍始於大小尹之說成於  
鄭順朋躒元衡以外戚至親擅弄威福李芑以當國大臣逞其陰兇羣  
奸競起而為心腹爪牙流毒搢紳為血為肉曾不暑草介然其間尹任  
之兇慝則雖誅戮固無足惜其餘身犯危疑竭力王室者率皆指為大  
逆駢首而誅其為冤枉慘不可言丁未之禍已酉之獄相繼而起皆出

於奸人順旨權奸貪功樂禍之謀凡一時稍有名字者莫不橫羅織  
打盡於一網之中人之云亡邦國空虛國家之有今日幸矣殲一國之  
良而為一己之功構衆人之罪而為一己之榮則姦臣之罪上通于天  
而享首富貴老死於牖下神人之憤至此而極矣一國之人孰不食其  
肉寢其皮而側目重足敢怒而不敢言者二十年矣幸賴先王末年  
天鑑孔昭屏黜元兇伸雪無辜朝野之人孰不慰悅遽爾昇遐有志未  
卒攀號之痛寧有紀極繼志述事之舉實在於殿下而三年之內事  
有所未遑而公論之發亦有時矣今者三公之啓兩司之論不謀而同此  
豈非人心久而愈鬱而公論以而愈激者乎夫大臣臺諫之言即一國  
之言也一國之人皆以為抱冤者未盡雪有罪者尚保其官爵天人之  
怒實在於此而殿下惟庸固念尚且留難臣等竊恐公論一沮國是  
靡定人心再離而不可合天意愈怒而不可回也夫乙巳之事非先王  
之所知而未年之命乃先王之志也以先王之志蓋先王之愆  
在誰曰不可而今乃諉諸先朝不即快斷臣等抑恐殿下繼志述  
事之道大有所未盡也嗚呼抱冤而未雪者痛則痛矣有罪而保官爵  
者憤則憤矣而然豈若使先王陷於有過之地者雖一日而有所不

忍者手衆怒水火勢不可遏 王法袞鉞森不可亂伏願 殿下思

宗社付托之至重念天人怨怒之可畏亟從公論以定國是則國家幸甚生民幸甚○憲府 啓曰往在乙巳國家無祿茲兇締結捏造無形

陷人不測逞其私憾芟盡名流恣行宵臆極其慘酷至於丁未邪毒之人希旨權奸自造壁書取以上變織成大罪網打餘賢朝著幾空 杜

稷將虛言之至此誠可痛哭自是以後貪利要功者接踵相望已酉之獄又起於同氣之間而兇人樂禍鍛鍊成獄不分少壯并加屠戮沒其

家產孥其妻子幽明冤痛慘不可言 先王末年洞燭其情狀開釋之意累形於言辭收叙之恩亦出於以鬱而事未克終臣民不天繼述之

責實在 聖明即祚之初丕承 先志特垂恩典一國人情莫不感悅佇俟昭雪不日不月而今至四載之久尚無伸理之 命殺人圖功者

得保官爵無辜被戮者抱冤泉壤九有血氣孰不痛憤天道好還人心難誣公論之發實有所待雪冤誅姦正在今日請加三思快從公論

○藝文館上劄伏以政莫急於伸冤冤莫甚於久枉陰邪之氣既消於大陽之下積久之憾當釋於清明之日人心天理豈終誣哉嗚呼乙巳

之事其可忍言女妪兒得志陰蓄邪謀嬰弄幼冲欺弊聖母目為逆黨捏

造大獄魯害士林潛圖僞功通天之罪擢髮難救逮于丁未復起辟書之變樂禍之肇益肆蛇螫報復私讎自古無名之禍未有如此之酷也至於己酉之獄始發於天倫之變而終成於兇慝之手羅織無辜芟盡一境嗚呼上下五六載專以殺戮為事縉紳平民枉被兇焰不知其幾也死者埋寃生者流竄財產沒官妻子為孀其為慘酷可勝言哉天怒民怨二十年間災異不絕國家之不幸幸爾尚賴先王明聖逮其末年屢下悔恨之教追復其爵放還其人輿憤小洩而奄至賓天未霽餘恩咸仰於殿下之繼述而迄今四載雷雨未澤一國之寃將宣而復鬱臣等竊疑殿下未能審察先王之意而洞照權奸之惡也嗚呼身無存沒元惡不赦克紹先志聖教為大豈可以先朝之事為不知而不敢將順其美乎李邕鄭順朋林百齡鄭彥慤俱以陰兇邪毒之人濟以姦巧之術流毒一時貽害後世萬口一談皆欲發其塚而斬其屍也當時之失刑已為憤嘆而尚保官爵公論之發亦云晚矣殿下不即快從臣等未知殿下之所好惡何如也其所以悖天理拂人情傷和召災實在於此此正天命去就人心離合宗社安危之幾伏願殿下決無留大霽伸雪之寃以正羣兇之罪則士林幸甚國家幸甚

上下四賢文字于王堂○丙戌有書講○丁亥○憲府 啓曰往在乙巳李芑之徒肆其兇慝報復私讐捏造無形傾陷士林目為黨逆恣行宵臆極其慘酷言之誠可痛哭至於丁未之獄彥慙以邪毒之人不得為清議所容常懷忌克之心陰逞鬼蜮之計驛壁之書實出於其手取以上變大獄斯興乙巳餘賢一網打盡邦國無祿可勝言哉已酉之禍同氣相賊之謀成於羣小樂禍之手鍛鍊羅織肆行誅戮藉其財產拏其妻子幽明冤痛慙不可言 明廟末年洞照冤枉之狀開釋之命已下而事不克終八音遽遏 聖上嗣位克紹 先志今至四載之久尚闕伸理之音舉國之人莫不憤惋公論之發必待其時雪冤誅奸實在今日請勿留難快從公論○藝文館劄子伏以是非不定則好惡不公好惡不公則賞罰無章賞罰無章則人心不服而國家之亂亡無日矣乙巳之禍起於茲兇貪功樂禍之謀鍛鍊以成之而當其時也威脅一時將制人口欺君誤國之罪可勝誅哉人情冤鬱迨至數十年之久而公論不泯天誘 聖衷先王悔悟於未年始開申釋之路盛意未畢龍馭晏駕臣民之望孤矣 殿下嗣登寶位終 先王未成之志收一國已散之心茲豈非 先王在天之靈有望於 殿下而殿下之所當急先

務乎臣等伏觀 聖批曰 先朝之事今不可追論臣等竊惑焉事之  
可改者雖非 先王之意而已過不改之期則當速改以順人心可也况

先王之心昭然如日月照臨大臣之啓諫官之論豈誣乎哉昔者四兇  
之惡帝舜罪之後世未嘗以改先朝之事為舜之過焉 殿下善繼之

孝惡惡之治必以舜為法足矣臣等伏觀 聖批曰前已伸雪今不須

更言臣等竊疑 殿下於此姦兇之情狀猶有所未盡洞燭而疑其人

之罪有輕重也臣等請陳之自丁酉以後有大小尹之說互欲傾陷朝

野不靖人心疑懼則尹任之兇邪固不足惜也其餘皆一時善類志在

調劑而二三元兇猖然旁伺一以報復私怨為事一網打盡其忤己之

甚者置之極刑其小者或死或流豈有一毫之罪乎 先王而犯 宗

社戕盡心國事者目之為逆類欺罔誤國者錄之功勲自是厥後姦邪

之徒希功報怨者相踵而起士林之禍迄數年而未已自古禍亂之慘

未有如當日之甚者也天譴於上災異連年人怨於下衆怒日激天命

可畏民情大可見而 殿下遲疑顧惜不即快斷臣等未知 殿下之

意亦獨何哉嗚呼白骨重泉初無洩寃之目而覆盆抱枉未見大陽之

照臣等竊恐今日之人心將至於不可復合國家勢岌岌乎殆哉伏願



聖慈洞察是非明示好惡一為無辜之人大需鴻恩又將蘇亮之輩以  
正王法則 宗社幸甚○玉堂上劄 上不允○戊子○以朴啓賢為  
大司憲權德輿為執義金幾為掌令安容柳希霖為持平李拭為大司  
諫中湛為司諫朴漸為正言○己丑○上答玉堂劄曰締結謀叛之賊  
其可釋耶定難衛社之功臣其可罪耶故不允○舍人六曹郎官上疏  
大略云伏以刑人慘酷而冤通天地惡極兇毒而罪貫神人人無存沒  
時無古今而人心哀鉞所貴乎帝王之德明是非之別正好惡之分如  
其道則武承文烈一遵成憲可也如其非道則改絃易轍克蓋前愆亦  
可也况承 先王欲行之志行 先王未竟之事豈非繼志之大者乎  
我東不幸遭天降割冤結於兩尹相傾之初禍熾於 二聖繼陟之後  
李苞林百齡鄭順朋兇邪之徒陰結元衡倡禍士林虛裝討逆之說捏  
造伏辜之招縉紳名賢駢首一坑其為慘毒憤冤可勝道哉自是以後  
羣奸得售欲行網打之計邪毒彥慙密厲豺牙承群姦之意獻驛壁之  
書欺誣 聖母更起大禍正人端士稍有名字者羅織打盡天怒人怨  
曷有其極三百之獄孃生同氣之間禍延無辜之人一時兇毒之人共  
典獻獄苛刑刻楚卒構大獄援引黨孽蠶盡一境籍其田宅沒其妻子

持一國之口積多士之憤殆二十餘年猶幸人心難誣天鑑孔昭明  
廟末年大有悔恨之意漸開伸雪之路舉國臣民傾心拭目佇見大霽  
之恩而吾民無福遠爾禮陟今我主上殿下宵旰凝懷寢興軫念凡  
際以至承先志開釋無辜振拔幽滯者無所不至而無罪無辜身罹慘  
毒之刑者迨無昭雪之命窮兇極惡罪積神人之憤者迨無討伐之舉  
一國萬姓翹首企足殆今四年矣幸賴公論不泯大臣陳之臺諫言之  
侍從論之今有日矣殿下不即俞允至下未安之教臣等不勝悶鬱  
焉殿下於荅大臣等啓曰先王朝事予何敢知以殿下之明睿  
審當時之行事則是非之迹想必瞭然於聖鑑而強為之辭以杜言  
者之口已為不可反教之曰二三宰相締結反逆是果虛乎是殿下於  
先朝之事非惟不欲改革抑恐於當時之事猶有所未盡知也先王  
於末年以為叛逆雖父子間不相知一何黨類之多也是先王亦知  
其誣矣則殿下敢不承先王之志而慰神人之憤乎嗚呼賢人良  
士遭時罔極既陷於不測之禍抱冤泉壤者久矣遇聖明之君遭  
享泰之會人不得伸冤抑而雪憤恨則窮天地亘古今而無時焉可伸  
雪也是非之別好惡之別將不暇論矣臣等俱以無狀職備鄙僚敢陳

父壽之情不知所裁伏願

殿下克繼

先志旁燭群情快從公論不

勝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不允之意已諭

於大臣臺諫侍從矣郎官想必已知不須論也

○兩司合 啓不可誣者

人心也不可遏者公論也一時禍孽雖慘而萬世之是非尚在豈不以

人心不可誣而公論不可遏乎無辜被陷之冤姦人誣陷之狀臣等累

日之啓論之已詳而自

上又有未安之教至以非人臣所敢論為辭

臣等不勝悶鬱焉若使乙巳之人少涉於可疑則伸雪之意豈發於二

十年之後乎今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凡有血氣者皆懷憤憤此豈有

私恩怨於其間哉誠由是心之心所同然也乙巳之禍始萌於兩尹之相

爭而逆黨之說專出於羣兇誣陷之計本非 先王之所知也今反諉之

於 先朝之事非但一國臣民之心愈久而愈鬱抑恐 先王在天之

靈亦有所未懌於冥冥矣况 明廟以 仁廟介弟大統所在國人之

心孰敢有貳季芑等挾憾士林目之逆黨誠盡善類使朝廷一空國脉

斷喪其不亡者幸耳此實

先朝之罪人也又論及己酉鍛鍊之酷請

快從公論以副神人之望再

啓並不允○庚寅○兩司及郎官 啓

辭上疏皆以四兇為目○兩司合同三啓語極痛切

七月○乙亥○上啓開城留守金德龍曰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不必效煩  
陳疏○以大司成竒大升辭職上疏略曰臣天賦樸愚輕肆言語觸忤相  
臣招尤速怨猜阻之迹已著排狼之機亦露人言藉藉道路流聞臣雖無  
狀心竊恥之所以引咎省愆奉身退遜以為自此之後或不為當路之所  
狼怒焉今若冒昧 寵命更為彈冠結綬之計則深恐有害於義而重  
貽異日之禍也伏願 殿下賜臣 命放歸田里使微臣獲保螻蟻之餘  
生 上曰雖有無根之言豈可以此輕退勿憊而調理上來事下諭○宗  
室鍾城令獨上疏請伸討乙巳寃姦○丙子○以具鳳齡為校理柳濤  
為副修撰李俊民為平安兵使具思孟為南原府使○兩司 啓曰自  
上承 仁明兩聖之統其於孝思之道無所不用其極而獨於 先后先  
王之羞辱可不思所以一洒之乎締結戚畹以為內援誘脅宮闈肆行  
兇臆則 先后之羞其終不洒乎狐伏私室陰伺危病聞計投袂彈冠  
相慶則 仁廟之痛其終不雪乎詎得諉書構成曖昧之說幾陷不測  
之地則 懿聖之辱其終不洒乎舞出邪謀圖成偽勳利其功冲強要  
歛血之盟則 明廟之恥其終不洒乎 四殿之受侮不小而諉以  
先朝已定之事不即辨誣於今日者抑何意耶數十年來三綱斃敗人

紀滅絕將以是為常事恬不改正乎○上命外命婦十三日入內則其  
日紛擾故十二日預入內承旨等以婦人入內經宿未便再 啓

上即從之○己卯○上幸慕華館迎封王后誥命至勤政殿行前後  
四拜禮○上命政院考前例從戊寅年冊封王后時例赦死罪外流  
以下又命百官加王若曰碩媛主於內輔壺化于眇躬叨守丕構思  
好述渴於寤寐念至治先於閨門求令族而得賢遂正位而配極  
造端事重既誕告於國中請命禮嚴又陳奏於 皇上暨使价之云返  
露雨露之曲垂篚筐輝煌荷錫予之異數絲綸溫厚承獎諭之非常感  
茲寵渥之特優嘉與衆庶而共享自今七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除謀故  
殺人但犯死罪及強竊盜姦賊關係國家綱常水屬定屬安置外已發  
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貧窮者代加於  
戲廣布德音期盡除乎瑕垢宜體至意各務正其室家又 命依前例  
賞給受誥命使臣金貴榮姜士尚田畝奴婢○以尹根壽為執義○上  
答兩司曰初無削勳之請而敢發於玉堂後日之論者抑何心耶萬無  
允俞徒煩而已○庚辰○兩司 啓曰伏覩 聖批以為初無削勳之  
請而敢發於玉堂後日之論不允之意至此益牢何意心之偏繫而曲

為之辭敢拒公論至此極耶臣等不知伸討削勳之舉果是一般事乎  
又未知其偽勳之錄果出於何事乎挾憾士林欺罔我先后先王捏  
造無形目為逆黨一網打盡自以為勳則其錄勳乃姦兇逞惡之事耳  
若洩忠賢枉死之冤討姦兇誣陷之罪則其勳自當見削安有討其罪  
而不削其勳之理乎是以當初公論之發只舉伸討而削勳之義自存  
其中初豈待於士堂之言然後發哉大抵言論之發非出於一人而亦不  
無先後遲速若以彼此之先後而疑其言之不實則一國千萬人之公  
論將無可之之日矣國家安危將決於朝夕而天心蔽痼開悟無期  
此臣等痛哭流涕不能自已者也請加省念亟賜俞音以副天地神  
人之憤望○辛巳○有畫講○三司藝文館外舍人率六曹郎官各寺  
正至主簿無祿官上疏○癸未○有畫講經筵官柳希春柳濤右承旨  
朴承任特進官南應雲柳景深入侍講大學或問格物致知章希春說  
補亡章之義曰大學中庸二篇元在漢儒戴聖所記四十九篇之中至  
二程子表章之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伊川程子又說格物之方朱  
子盡收來而又加修飾潤色使學者讀之而文從字順易以興起蓋朱  
子竭平生精力於大學嘗自言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蓋三綱統八目八

目隸三編及知格物致治之傳亡而補之為章句又為或問十分精盡  
無餘蘊矣而世之儒名乃以為第五章實不亡割裂穿鑿務以求勝此  
所謂井蛙示天者也又言讀書講明道義宜莫若四書小學近思錄大  
學衍義通鑑綱目八書朱子之道學一傳于黃幹黃幹傳于何基何基  
傳于王柏王柏傳于金履祥金履祥傳于許謙金履祥嘗著四書考證  
許謙序之曰聖人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  
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意或以一偏之致自異兩初不  
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此金先生  
考證之所由作也元大儒許衡嘗曰朱文公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  
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上曰許衡  
何如人耶希春對曰衡人品甚高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一以朱子之言  
為師興起斯文粹然無瑕玷真大賢也 上曰薛公清極贊許衡其說  
誠然乎希春對曰信知言矣 上曰又問薛公清何如人耶希春對曰有  
德有學粹義無間然之人也希春又因或論古今人物而剔其是非而  
言曰人君知人最難用人亦難朱子嘗言人材最難全懲其所短則遺  
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難其所短此事理之至當也且以漢文帝論之則

自代王入繼大統日明習國家事方春和時謂曰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民或沾於危亡而莫之省憂遂存問高年盡除收孥相坐律又除誹謗妖言之罪又除肉刑真可謂仁厚恭儉之君但張釋之論治道而帝曰早天無甚高論賈誼請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朱子以為無向上復古之志此其所短也 上曰文帝若用賈誼則可作三王否希春對曰賈誼有經濟大才而學術未純粹恐不能致君於禹湯文武也然過今之文帝則遠矣又曰文帝略施誼策如待大臣以禮而無戮辱等事是也 上曰六經不及四書乎希春對曰易主卜筮書載帝王訓誥誓命春秋記諸國善惡詩詠性情禮記節文皆帝王垂世之法然其道理之精微曲折不及於四書朱子亦屢言之矣又曰人君處事莫大於刑賞如有一賞或云當予萬錢或云當予千錢或云當予百錢或云當予十錢行賞而審問而慎賞其所賞之數則得中矣又有以賞而致後患者唐明皇時隴西節度使牛仙客以能儲積名為宰相自後藩鎮競效之晝役士卒夜繫牢獄利其死而沒其財晉汝南王亮誅大傅楊駿濫功封侯者至百餘人傳咸曰無功而獲厚賞人莫不樂國之有禍亮不從而晉之亂遂從此起此以



謬賞而階禍亂也不可不成○六曹堂上詣 闕再啓舍人率六曹郎

正以下及無祿官上疏各陳其情○甲申○以崔顥為大司諫鄭淹為

修撰○兩司 啓曰乙巳之事 聖批每以不可退改為辭臣等請以

所當必改之道為 聖明更為反覆焉 明廟冲年嗣位其時之事悉

出於姦兇之手所當必改者一也指正為邪指忠為逆惟宵臆是肆所

當必改者二也貪天之功自以為功終錄偽勲所當必改者三也忠良

就戮抱冤泉壤感傷和氣所當必改者四也姦兇構禍流毒縉紳生享富

貴死保勲爵所當必改者五也二十年來神人共憤而未伸所當必改

者六也 明廟末年乃始覺悟而奄忽 賓天未盡伸雪亦必有憾於

冥冥之中繼志述事其可小緩乎所當必改者七也大臣臺諫喉舌論

思宗戚庶僚以及韋布之士萬口同辭此豈盡恩怨於已死之朽骨而

然哉所當必改者八也公論者國家之元氣也公論不伸則上下否隔

國事日非所當必改者九也刑賞者人主礪世之大具也不可以其人已

沒而廢其用所當必改者十也忠良不伸其冤則為善者無所勸姦

兇不伏其罪則為惡者無所懲所當必改者十一也 先王伸雪不白

於後世則在天之 靈其肯曰予有後其克承予之先乎所當必改者十

二也熙寧新法皆出於王安石呂惠卿而非神宗本意故司馬光一切改以元祐之治若曰事在先朝而不可輕改則元兇巨猾之所為皆指為先王之事乎所當必改者十三也丁未己酉較之乙巳則乙巳根本也李芑彥慤比諸鄭林則鄭林首惡也其可舍根本首惡而不為之伸討乎上荅再劄以先朝之事累月煩論數十年之後予心未安曷有其極百爾思之決不可從也○白川郡守柳世茂以伸討乙巳寃姦事上疏○乙酉○平安兵使南致勤卒逝以曾經判尹承旨請停夕講上從之○有朝講上悅政院臺諫論執內奴復戶事辭氣峻厲又曰乙巳之事雖經年啓之不從上荅再劄曰可從之事豈如是留難乎誠以此乃決非允俞之事也故不允○丙戌○以南致勤卒逝停朝上命勿為晝講○嶺南之西南十三官今七月初六日初七日風雨大作禾穀盡為損傷屋瓦皆飛民家顛覆樹木折發至為慘酷京畿亦如是兩日風雨大作禾穀偃仆樹木折落京畿仁川陽川十三四日雨水大作大水漲溢田野沉沒○上荅兩司三啓曰今若改之是為終身之恨善治無復為矣決不可從也○政院啓曰以忠賢而受禍以姦兇而錄勳天地閉塞神人憤結至於二十餘年之久而尚未伸討使好

惡不明是非不定善無所勸惡無所懲人無橫流世道靡靡將不可救伸  
討之舉所當汲汲朝廷論 啓已閱三月佇俟 俞音之下而 天聽邈

然 聖批日嚴此人心之所以愈鬱而公論之所益激也伏望 快從無

留上承 先王之志下順一國之心○校書館提調請印頒五禮儀

上從之○丁亥○夕講玉堂柳希春柳濤承旨宋賀特進官鄭宗榮

朴應男入侍希春講大學或問格物致知章曰此云今日格一物明日

格一物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

覺處蓋學問以漸而進無頓悟之理又因天地之所以高深曰天是大

氣而輕清地是土而重濁天之形如彈丸晝夜運轉升降不息而實非

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

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又說鬼神之神顯曰神是氣之至而伸者

鬼是氣之反而歸者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神秋冬為鬼精言之則自

冬至至夏至為神自夏至至冬至為鬼以四方言之則南明而北幽春

夏日向南而為明秋冬日差北而為幽又泛論物必有理曰邵康節曰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火生於無故終滅水生於有故合而大但陸水入

海則自消韓愈所謂冰之於夏水之海皆言其消也 上問冰至冷而

有氣蒸上何也臣對以未能詳知疑是陰陽相根之意 上又問兩水相合何也希春對曰此氣類相感所謂同氣相求也 上又問曰天地既有形之物地當有極天外亦似有物如何對曰地固當有限人力所不能至故未能窮測天外古人所不能論也 上曰土底有水否對曰土上有水非水上有土也又泛論物理而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極木走者依草草伏之獸毛如草林栖之鳥羽如葉又邵子曰本于天者親上大與禽獸是也本乎地者親下草木是也蓋天動而動物象之故其首向上地靜而靜物象之故其首向下○戊子○有夕講○己丑○啓覆三公詰 闕以風水之灾辭免仍陳伸寃討罪之事 上不從○壬辰○有晝夕講○癸巳○以金貴榮為大司憲○乙未○有晝講○臺官 啓以今年有風水之灾請勿遣災傷 敬差官 上從之

八月朔○丙申○朝講校理李珥修撰尹卓然入侍左相權轍及臺諫經筵官特進官等皆力言伸討乙巳事 上答以難改權轍又練領相李浚慶以竒大升上疏中斥言猜狙排根狠怒等語李浚慶非專擅植黨排黜異己之人而乃謂猜狙排根云安有如此事乎 上曰竒大升頗有學問之名今此上疏乃聞流言而為之耳 經筵官等既下 上

下備忘記于政院曰朝講云流言若有識之士不足介意而今此上疏  
有識則必不如是此意更言于左相蓋謂奇大升也○以姜士尚為大司  
成○己亥○宗親數百詣 闕請速伸討○庚子○命招公卿政府東  
西壁三司長官都承旨等 引見于思政殿申時始入閣 上招左右  
相使前以宗親疏及 上備忘記示之遍及贊成終贊六卿三司長官  
其疏語言甚多其中一條進讒於官中者以為 仁廟未論年之君而  
人哀慕罔極為 仁廟執仇於明廟之勳臣 明廟即位二十年而無  
一人感恩者以此動搖 慈殿 上之所記示云乙巳之事豈我 先  
王之所為哉然其勳籍是 先王歆血而同盟文定為 宗社所定  
安有敢改之道理哉予以眇末叨承 遺教濫作後嗣三年纔過淚痕  
猶存何忍改革此所以決意不從者也朝廷抗論至於四月之久憂國  
家之騷擾念 先朝而不忍未嘗不歎息流涕卿等善體予意而思之則  
豈無有動於中歟見此三疏則不勝駭愕之至 宗戚雖有與國家同休  
戚之義而其論議是非非預於己任而掇拾朝廷餘論敢陳出位之疏  
已為不可而至舉 慈殿語多無理又取邪說而書之不覺痛心焉我  
慈殿之聖明卿等已知何待予言是果惑於邪說之 慈殿耶然而人

心如此 聖心其無未安之甚耶此予所以痛懷固極者也第以不能  
誠孝於 慈殿致有人言之至此不知兩論之言矣其試見此疏又曰不干  
慈聖之事往往言及已為未安今此疏又以讒言入於 慈殿為言至  
為駭愕不可不下獄鞫問其言若得讒人則罪讒人不得則罪作疏  
之人於是左議政權轍右議政洪暹大司憲金貴榮大司諫朴謹元都承  
旨李後白 經筵官柳希春皆極陳不可希春曰凡獄事之起不出於  
聖帝明王多在於君德不明茲邪構害之日但 上即位之後小無置  
獄之事大小之刑只加於自犯之罪中外安靜以為輔相之功亦有與  
焉今若忽因言事不中而置獄則遠近驚駭言語杜塞後患無窮不可  
不慎也且臣今觀疏中既列人言纔言之入宮又曰臣等未知果有是  
事若然則云云是作疏者亦不以其言為的實也贊成吳謙參贊朴  
永俊朴忠元洪曇魚季瑄吳祥皆諫之○辛丑○全羅監司 啓報南  
原府使邊永清善政 上命賜鞍具馬○癸卯○開城留守金德龍  
白川郡守柳世茂慶尚監司朴大立皆上疏請伸討乙巳寃姦○以朴  
忠元為禮曹判書○政院 啓曰伏覩大臣三司暨百僚披瀝肝肺罄  
竭誠懇伏閣四朔章劄累百日俟 俞音 天聽邈然羣情悶鬱愈

久而愈甚伏願

勿諉事在

先朝而繼

先王之志畢伸討之

義慰各輿望

上曰

先朝勲籍子何敢改此所以論啓至於此極

而决然不從者也

○甲辰○漢城府

啓曰今月初七日皇華坊接私

婢石乙伊家畜雌鷄化為雄鷄○太白經天○丁未○刑曹

啓曰本

曹坐起時死囚崔莫孫言子色郎廳曰死囚等多發觸上語云又典獄

署官負聞莫孫之言來課云壽賀等五人去七月十三日不得蒙赦多

發觸上不道之言以一封書進呈云莫孫以死囚搆陷他人欲克已罪

自造犯上之言極為駭愕請移禁府推鞠明示典刑 答曰至為駭

愕如啓○太白又經天

十二月壬子○都目政

上特贈李滉領議政蓋追褒鉅儒名賢也○

已未○以鄭芝衍為吏曹佐郎洪敬武為咸鏡北兵使邊協為南兵使





未辛

正月朔○辛未○以安容為靈光郡守○乙酉○以朴素立為 聖節使

柳景深為兵曹參判柳希春為承文副提調○丙戌○以朴忠元為吏

曹判書○戊子○以盧守慎為大司諫學問文章德行名望亞於李滉姜士尚為大司憲

二月○丙申○全羅監司李希閔適以柳希春代之○丁酉○臺諫以貪

鄙劾罷礪山郡守金漢傑○壬寅○以加德僉使金鎮遷全羅道左水使

○癸卯○以金貴榮為兵曹判書具祥為戶曹判書○戊午○有政

上特旨擢盧守慎為大司憲忠清監司以公州牧使尹景昏執躁暴

請罷 上從之○憲府上疏以 上怠於經筵賓師之臣既進而復

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為戒○庚申○禮曹因黃億上疏回 啓呂

氏鄉約之法舉而行之則人皆勸善而懲惡其於教化正俗必多所益

當此凶年之時民皆迫於飢寒無暇治禮義迫令聚會講究約法招呼

奔走不無騷擾之弊是故人物繁盛處先試其可勿令駁迫行之有漸

○乙丑○掌令慎喜男於經席陳柳希春有學問之人必能振起斯文

教育人材而辭頗未瑩 上問至再曰然則欲陞遷而用之耶喜男曰

非謂當升遷也朴謹元從傍釋之

三月○丁卯○有 殿講專經文臣十七人內十四自不三人講而不通○

儒生以闢佛上疏 上批荅曰在首善之地常自講論者道理也期待者  
程朱也宜益勤心忍性切磋琢磨敬義夾持表裡交養為他日真儒立  
於朝廷上輔寡君下澤斯民使治隆而俗美則吾道之衰異端之盛不足  
慮也何必區區講論如太武誅沙門毀佛寺者之為哉○有政以權德  
輿為承百○兩司以先州牧李純享託於陳疏諂述已勞暗為其地其為  
用心極為無狀請罷其職又論潭陽府使任呂濫率其妻父赴衙之罪  
上先從任呂之罷○壬申○大司憲盧守慎辭歸 上特給厥母食物且  
給轎軍使之上來○甲戌○教柳希春書略曰設官分職內外雖殊固不期  
于予治承流宣化咨諏靡及實有賴于汝諧中言湖南重地及民俗之弊  
又曰有傷無患宜念躑躅之孚忘戰必危何緩簡詰之政斯倚全材之得  
宜求碩德之儒惟卿愷悌英才圭璋令望撐揚文字五千卷經史子集之  
不遺揚眉論說數萬言興亡治亂之如鑑往在奸黨之挾憾將殲善良  
能折兇計而不從反遭構捏豈料 殿上之立鶚遽作海曲之竄鴻  
先王圖任於末年後嗣盍承其遺志鑿坡備顧問倦倦啓沃之誠國子  
振儒風勤勤譽髦之意風稜峻於白簡喉舌允於虞龍獻歷代謨政之  
書炳炳苒苒之懇進小學表裡之說昭昭性理之源素嘉忠篤於愛君

可驗利器於遇錯桑梓必所敬爾雖告歸左右皆曰賢子豈舍汝茲擢起於家食俾殿服於南方云云○丙子○全羅道以海寇報變○柳希春即辭狀曰臣本是疎暗書生不曉軍旅之事自受本職兼節度之任如蚊負山夙夜憂懼入器之不稱人莫不知且臣本以羸弱廢疾之人年迫六十上熱下冷艱難支持上京肅拜往來之際勞熱發作渴飲無數拜辭初發之日即患腹痛泄瀉一日七八月今到稷山又聞南方海寇聲息之報心神怔忡罔知所為臣若勉強驅馳則非但一身病日深難支折衝禦侮之際必誤國事極為惶悶伏冀聖慈俯察危懇亟命違差更授可堪之人以完一方之寄○辛巳○上命庭試魁李後白賞加嘉善○荅柳希春辭狀曰省卿狀啟知卿惶悶異適本職更授可堪本道時無事變方伯未可輕適昔晉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扎平定全晉如指諸掌由此以觀節度之為任也惟在料敵奇謀之如何耳固不係於氣質之強弱也宋之韓范出鎮邊鄙西賊膽破是亦豈非書生乎夫用兵亦不出儒者分內事也海寇一鼠竊耳不足以動人一毛卿前在經帷論說古人出入意表何乃聞此一奇先自憂懼至此甚歎子恐列鎮因此有畏縮之慮卿宜慎勿如此監司雖兼節度折衝禦

侮自有其人卿其安心勿辭且國依於民民依於食是食之道惟在耕  
農近日雨水似為周足卿其遍諭州郡十分勸課俾無陳荒適今下書  
故兼論此意卿其體哉○壬午○全羅道礪山地震○以李友閔為咸  
鏡監司○甲申○柳希春到全州謁 聖引教官及堂長有司語以  
聖上留意學校厚倫成俗諸生宜第一以忠信謹行第二以安靜讀書  
為務至於作文乃第三之末技耳

四月己未○以奇大升為副提學○辛酉○臺官 啓請實錄奉安使  
當此下三道飢荒之時重貽民弊請退遣於秋成 上從之

五月○癸亥○以右議政洪暹之議 上不用臺官之啓而竟遣奉安

使○上因朴啓賢所啓 命給李恒等米太○甲子○有 旨其辭曰

實錄下去之際奉 先王寶典必當盡敬而不可忽也適丁去歲饑饉

民之填于溝壑者何限如非不得已之事斷不可議諸舊例以傷民力

似聞頃年奉安使下去之時不但監司至如兵水使齊會一處設宴致

慰云雖在平時猶不可如此况當大侵之後民飢之方極農務之方急

海寇之可虞乎各邑奉迎之際如外門結綵等事則事闕敬 上不當

埋沒至於鳩聚列邑伶人以為馬前戲具此則似不關有無姑徐何傷

且多辦酒肉招集遠近聲妓大設宴享此等弊端其一切停革使飢民  
得受一分之惠 聖上憂民除弊之仁至矣盡矣○乙丑○備忘記實

錄厲諸臣賞給有差柳希春李湛閔起文等同受兒馬一匹之 賜○

丙子○朝奉大夫前守宗親府典籤臣曹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謝恩  
于 主上殿下伏蒙去四月 教賜臣以食料者如臣愚老者顧何以

承 天寵乎伏惟天日隔於九重草澤遙於千里如傷之恩無遠不屆  
先及於老民老民雖欲結草而難報獨念士橫道而偃有土之羞也

殿下自任其憂臣不任私謝比猶一草沾濡無以仰謝天工猶且區區  
少誠仰謝不已者 聖上既下惠鮮之恩微臣敢無斧曝之獻乎無

言不酬無德不報古有說矣恭陳一辭進為殊恩之報伏見 殿下

之國事已去無一線下手處諸臣百工環視而莫救已知無可奈何

不日如之何者以矣若 殿下視而不知則明有所蔽矣知而罔念

則國無主矣往年臣嘗再陳荒疏以為非振之以不測之威無以濟

百散糜粥之勢非潤之以大霖之雨無以澤七年枯旱之草于今有

年矣未聞 殿下亟下恩威以立紀綱威福在已而不自揔攬尚

下臣強之 教使不得敢言群下解體泛泛悠悠邦遂喪越至于今

老臣徒謝雨露之恩而無以補天之漏謹以君義二字獻為修身整  
國之本伏惟 睿鑑臣植拜手稽首昧死以謝 荅曰省所陳疏章  
可見其憂國之誠雖在畎畝未嘗少忘也甚用嘉焉若其所賜微物  
何謝之有爾其勿謝○曹植辭職狀曰年及時制老病罪重奔 命  
不得 上恩寬宥不即治罪萬死待罪伏念 主上徵召老民之意  
非欲見微末殘敗之身固欲聞一言以補 聖化之萬一請以救急  
二字獻為興邦一言以代微臣之獻身伏見邦本分崩沸如焚如羣  
工荒廢如尸如偶紀綱蕩盡元氣蕭盡禮義掃盡刑政亂盡士習毀  
盡公道喪盡用捨混盡飢饉存盡府庫竭盡饗祀瀆盡微貢橫盡邊  
圉虛盡賄賂極盡培克極盡冤痛極盡奢侈極盡飲食極盡貢獻不  
通夷狄陵加百疾所急天意人事亦不可測也舍置不救使事虛名  
論篤是與並求山野棄物以助求賢羨名名不足以救實猶畫餅之  
不足以救飢都無補於救急請以緩急虛實分揀處置自古雖大  
平之世不得無是非可否宮中女子皆得上書論列今也 國勢顛危無  
可奈何身居鈞輔者左右環視而莫救必有下手不得之勢不曉  
時變無知老民出位侵官昧死以聞處士橫議之罪臣固當受謹狀

○己卯○副提學竒大升再上辭疾狀○辛巳○政卜相吳謙李鐸入右  
相望而吳謙受 點○癸未○以光州天鵝除役甚無謂而有大弊故  
特嚴飭色吏而 命除之○府 啓台輔之臣任大責重如非衆望所  
屬不可苟充右議政吳謙處心行事專用機巧公論之不許久矣前任  
貳公之日尚有不稱之譏况此具瞻之地一國安危所繫豈可令非人  
冒處請 命適○院 啓大臣之職百責所萃國家安危在於大臣之  
賢否其於作相之際可不十分難慎而擇授乎右議政具謙用心多術  
行已不直趨時附勢奉承權姦之指嗾傾陷士類幾成不測之禍媚疾  
之心老而益彰平生行事盡露難掩其不容於公論久矣今授本職物  
情莫不駭愕請 命適差 上答曰其明白詳陳不可矇矓論之○  
甲申○玉堂亦上劄請適吳謙○己丑○領議政李浚慶力辭相位  
上許之

六月○甲午○以盧守慎為戶曹參判宋麒壽為慶尚監司金啓為  
聖節使書狀○黃大受以使命詣嶺南落馬中惡身死○同知李捷卒  
○己亥○傳曰吳謙被論勢難在職適之○務安人丁燦有孝行執禮  
○甲辰領左相詣 闕卜相以李鐸單望即下 批李鐸為右議政兄

合輿望○平安監司柳景濂病瘳行至長湍而卒 上聞之震悼別賻

柳希春日記曰斯人也門向正而材氣超邁常有愛人濟物之心幹局出九朝廷以為可合兵判遷至是乎 ○丁未○以朴

忠元為右贊成朴淳為吏曹判書許曄為吏曹參議忠元旋被臺論以

為人物允庸不容於清議再為銓長徇私減公云云○戊申○柳希春

讀李滉心經後論曰其說甚精儻非聞道大儒焉能到此地位信乎吾

東方鄭圃隱後一人而已○庚戌○全羅道道內剛明聽理能決獄訟

之官唯礪山郡守鄭淹益山郡守趙宗璧南平縣監李徵潭陽府使

金偉求禮縣監中承緒其次靈光郡守安容羅州牧使權純綾城縣令丁

燧順天府使李選此四人剛明差次○辛亥○以白仁傑為大司憲○戊

午○以李山海為大司諫以朴永俊為兵曹判書以高景虛為承旨以

慎喜男為弘文館副校理○己未○以李珥為清州牧使鄭應奎為昌

原府使盧楨為昆陽郡守李齊閔為慶州府尹

七月朔辛酉○大司憲白仁傑達而姜士尚為之○甲子○姜士尚達

而金德龍為之尹剛元為承文判校○戊辰○以朴承任為黃海監司

宋庭荀為求禮縣監○校書館 啓儀禮經傳續已畢印請 進上頒

賜一依元集劄 上從之○以洪淵為昌原府使○丙子○上特命朴



淳陞授崇政右贊成同日政李堅為直提學吳祥為吏曹判書鄭宗榮為刑曹判書申湛為執義

八月壬寅○有政以李仲虎為執義○甲辰○泗川李楨卒柳希春曰是何善人相繼凋零也○丁未○經筵官柳濤 啓曰水軍本役之外又有草席入送于平安道箭竹以備納為閱兵水營所用紅鹿皮備之極難呈訴者甚多小臣來時見監司柳希春云亦以此等事呈訴於我者多矣蓋水軍無蘇復之路減彼一事則夫豈偶然道內濟州多產獐鹿皮移定於此則庶蒙一分之惠矣監司柳希春其道之人細知民情故所言如此 上曰濟州海外孤島無前之事有若貢物為之未穩矣 啓辭問於該曹議之○戊申○有政以南智遠為靈巖郡守金逸駿為淳昌郡守金田漑為龍安縣監申翌為南道兵使徐應千為慶尚右水使○辛亥○以鄭彥信為全羅道都事○癸丑○有政以鄭彥信為持平金大鳴為都事李後白為大司憲鄭淹為掌令郭赴為掌令尹行為光州牧使許忠吉為礪山郡守○丙辰○康陵丁字閣失火燒盡 九重震驚即白服五日而除自官皆然外官文書到日皆白服五日而除 九月○癸亥○朝廷公事丁未年以後辛亥至貧殘下戶及流亡絕戶

所受還上積欠未上者令各官守令詳覈以聞 下書各道全羅道內  
并雜穀八萬三千四百餘石民頗蘇復○藥房提調 懿聖大妃殿進  
藥後問 安政院弘文館問 安 傳曰子之氣常有心熱之證元氣虛  
弱又聞驚惑之變悲痛固極是以氣候不調云云○乙丑○有政以盧  
植為全羅都事奇大升為吏曹參議許暉為大司諫○罷漏後妖僧入  
坐于差備門外政院覺察 上命三省交坐推鞠○傳教四館別遷乃  
振起淹滯之舉也○丙寅○傳來九月九日者英堂上經筵堂上郎廳  
賜宴又大殿中宮殿養老宴並勿為事下禮曹○丁所○臺諫 啓今  
年雖曰稍稔風水之災無處無之積債官租倍數輸納不意 園寢又  
災國家之厄運極矣請士大夫病親呈辭外其餘受由限今年一切勿  
許 上從之○己巳○有政以朴啓賢為戶曹判書鄭宗榮為知經筵尹復  
為司成○辛未○畿甸虎豹盛行白晝食人或撒人家舍恣食無厭臺  
官 啓請勤捕○全羅監司馳 啓靈巖康津海南三邑介在兩營之  
間又當濟州直路要衝之地貢賦十倍於他官自乙卯經變以後防備  
諸事極多民甚困苦三邑不產鹿尾麝舌快脯請移於濟州獐鹿興產  
之地校書館冊紙長興庫見搃紙請令正供都監磨鍊移於內地事歇

之地○有政以申湛為應教孔士儉為平安兵使○癸酉○全羅道監司以善行朴光前等六十三人行實 啓本封上 啓下禮曹禮曹啓目朴光前等六人為先相當職除授事蒙 允○戊子○議政府舍人司關字以災變求言 傳旨通諭八道

十月○辛卯○以成世平為礪山郡守○癸卯○大司憲朴應男病薨當日為政吏曹以金貴榮盧守慎李後白擬大司憲望未入 上傳于吏曹政廳曰全羅監司柳希春為之可也○傳曰禮記最關於講禮而士大夫罕有此書以豐儲倉注紙印出廣頒事下禮曹○甲辰○有政以鄭惟一為執義郭玆申點為掌令李增尹希吉為持平○戊申○府 啓大司憲柳希春以全羅監司時在本道除交代乘駟上來事下諭依前例府書吏給馬下送 答曰如啓○觀象監天文圖一百二十軸 進上政院 啓曰天文圖餘數三十件而文臣二品已上五十員而其中三十員落點 傳曰知道○院 啓高城郡守金適性本邪媚諂付權奸前為維新縣監時舩輸木穀於權門為民填澤為之作畚而與之忠州之民至今怨入骨髓士論唾鄙久矣吏曹以如此等人擬之守令亦為非矣請罷職不叙 答曰如啓○丙辰○白額虎出沒

恭順陵山林高陽等處攬殺人物四百餘頭 朝廷令大舉討捕○聖  
上明辨刑獄每於殺人之賊洞照事實柳淵之殺兄臺官鄭淹以為可  
疑元勛之殺嚴祔孫推官刑曹皆掩護之田應麒之殺英齡諫院許  
睎以為英齡自縊 上皆明斷而不聽一國之人皆嘆服○戊午○持  
平尹希吉適而朴應福為之又以病辭鄭亨信為之

十一月○己未○大司憲柳希春 啓曰臣本以踈暗孱劣初無寸長  
登第出身于今三十四年而中經竄謫者二十餘年前後實任不過十  
歲其仕也亦無絲毫報效自 中廟朝濫蒙 恩寵叨陪 經幄又被

特授專城以便養母而無一事仰答 鴻造又自丁卯蒙恩還朝累忝講  
讀論思教導 國子之任頃日又受方面承宣之寄皆碌碌度日了無

涓埃之補徒竊大倉之祿不見斥以曠官幸矣豈可陞授二品宰列以  
玷 清朝之名器乎况風憲之長振整綱維責任至大尤非如臣所能  
擔當茲二事非但臣心懼然不寧措躬無所於國家愛惜官爵厲世磨  
鈍之道大有未合乞 命改正 上答曰卿前在經幄啓沃良多予不

忘卿茲授本職勿辭盡職可也○再 啓曰臣頃為全羅道觀察使時  
刑曹以軍器寺提調 啓下諸色匠人不能趁時檢舉起送承 傳推

考臺諫不可被推而在職請 命遼臣職 荅曰勿辭速待物論○掌

令郭赴 啓曰大司憲柳希春以刑曹推考引嬖不出臺官被推勢難

在職請 命遼 上曰如啓○庚申○傳于校書館命廣印朱子語類

大提學朴淳之請也○以盧守慎為大司憲柳夢井為敬陵參奉朴應

男為副提學柳希春為同知中樞府事○辛酉○天文圖受賜者三人

朴應男盧守慎柳希春○癸亥○是時 經筵 上尊信柳希春講書

釋語讀講官往往異說 上堅守不變因言柳希春廣覽經籍學術精

詳不可不從○甲子○辰時 上接見日本國使臣○大司諫許晡以

病辭○丁卯○有政以金貴榮為大司憲盧守慎為副提學申湛為執

義尹卓然為持平鄭琢為持平柳濤為掌令鄭惟一為副應教李增為

副校理○庚午○前者以東西道捉虎大將不能禁戢軍士致令掠擾

民間 上命罷其役是日西道捉大虎二頭廣州捉大虎五頭○親耕

禮曹以壬申年二月二十四日亥而且吉為擬取人事 中廟正德癸

酉年親耕為取人而初試分三所策問一道每所各取一百人講經取

略以上云 上皆從之○親耕前初試 親耕後殿試事 啓下禮曹

○戊寅○捉虎大將許世麟崔遠以不能禁戢軍士擄掠居民坐罷○

已卯○院 啓漢城判官南瑄人物愚妄不合決訟之官請適茂長縣  
監劉漢良不能治事吏緣為姦弊及於民間境墩墩本縣素稱繁劇新  
縣監各別擇遣 答曰如啓○以李英賢為左尹李後白為右尹李原

明為茂長縣監○壬午○府 啓監察俞沃在訓鍊院去官之時潛懷  
偏私傾軋同僚獨以巧辭飾其蹤跡尚保其職物情痛憤請罷職 上

從之○癸未○以金貴榮為吏曹判書吳祥為刑曹判書朴應男為大  
司憲柳希春為同知義禁府事○丁亥○辰初初刻 上殿坐于思政

堂常然官分東西而進四拜于庭遂升 殿參 啓覆乃羅州烏洞撲

殺李大奇者之奴婢 上命依律大奇亦有所取而其奴婢中有以泥

汚面打頰穢口之罪不至於死以初覆故入侍者不敢言既畢而退柳

希春以晝講特進官 啓曰臣觀察全羅一道以 朝廷清明之故守

令之縱恣貪虐者罕得聞之雖以公事之不能為之殿最其實守令不

如權臣當國之時但邦本不可不救者有二事漕軍水軍自乙卯倭變

以後水軍則專委防禦漕軍則加設漕船當番則元漕船下番加設漕軍

逢受自正月至七八月長在海路不顧家事專廢農業多致流亡弊及

一族切隣稅多之軍則一年再運其苦倍於水軍又漕船三年則改槩

又三年再改槩又二年改造改槩改造之材木曳運牛價船匠糧料報  
施船中什物其價甚多糜費之苦十倍他軍以故閑丁一為漕軍則如  
就死地百計窺避愁怨盈路今聞大臣有救弊之策 上曰頃見兵曹  
公事請以冬月當番水軍捧布以給漕軍柳希春又 啓曰水軍之所  
患者大典載各浦大猛船中猛船小猛船若干今則自乙卯以後禦敵  
所用板屋船防排船夾船等為緊而無軍仍存船亦依數造作作之三  
四年後腐朽不用有弊而無益此在大臣處置各浦水軍以方物納于  
水營著紅小鹿皮結弓獐皮等是病臣竊觀濟州江豚化鹿其產不窮  
地無虎豹豺狼麋鹿蕃盛其島在大海之中而水不中糞鹽土人貴鹽  
今若各浦冬月八番水軍一二名除出捧鹽石或十斗官送濟州俾易  
獐鹿皮則庶乎兩便 上曰濟州雖我國之地乃海外絕島如此事  
如何希春對曰百聞不如一見此事其實兩便利希春又曰在前各浦  
領船以水軍差定凡萬戶支供浦中用度如白紋席狗皮真麪真油牛  
力角魚膠弓絃人情木監兵水使公狀紙價莫不捧上不勝支當逃避  
頃年兵曹事目吏兵房鎮撫當徵事監司水使處下諭何如又曰今年  
農事稍稔故各官報年分等第只有下之下而無下之中處臣令更覈

若有下之中處更定田稅太戶曹令太黃豆備納民甚艱苦以純色常  
太代納便嘗又司贍寺納奴婢身貢作米每一匹正米八斗則適中矣  
上曰頃日戶曹此公事防 啓矣希春曰戶曹乃有司恤經費之常事  
上語承旨曰今此 啓辭下該司更議施行漕運在前以水軍兵船添  
運故漕軍間一年漕運上江 上曰漕軍以敗船刑罰多傷可憐○戊  
子○晝講講官鄭彥智於朱子之言曰皆不尊稱 上讀時皆尊稱  
十二月朔己丑○朝講特進官金貴榮 啓請明春別試四書則依舊  
抽柱講取經書則自願一經以講 上然之顧問左相李鐸又令他相  
議 啓○以洪晏為刑曹判書鄭宗榮為判尹姜士尚為同知 經  
筵朴忠元為右叅贊○庚寅○領左相皆欲別試講經從輕四書抽柱  
三經則自願一經右相則請除講經蓋欲廣取人材也○柳希春獻黼  
座銘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窮理修身中正和平此敬義兩立之箴也○  
辛卯○晝講承旨李忠綽校理鄭淹修撰李友直特進官朴永俊柳希  
春入侍講官講中庸十三章或問 上釋時釋固字本來則字為面如  
此之類皆從希春前日之說希春曰前日十二章或問程子引孟子云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處聖賢特恕學者用力之過而又為所累故以



下句解之此兩云聖賢乃指程子非指孟子也 上覽之曰此說良是  
予前日亦誤認以為孟子也講畢臣希春進曰頃者入侍之臣以文廟  
從祀累以為請而未蒙 允許臣聞大明高皇帝燕揚雄而以董仲舒  
從祀 世宗朝撰五禮儀亦以此改正蓋我朝文章節義之士則往往  
多有之而金公弼趙光祖獨能學聖賢之道體之身又能興起斯文丕  
變士習此二人公論皆以為宜先從祀又中朝嘉靖中黜荀况馬融劉  
向賈逵何休王弼戴聖王肅杜預而以王通歐陽修胡瑗揚時李侗胡  
安國陸九淵蔡沈真德秀從祀此時王之制且不無意請從之 上曰  
久遠之事豈可輕易更定姑徐之希春曰漢高帝過魯祀孔子宋太祖至  
武成王廟以白起殺降即命撤其從祀大明高皇帝黜楊雄而以董仲  
舒從祀此皆英主之高識唐明皇雖追封孔子為文宣王而其前冒祖  
老子尊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宋祐宗雖以子思從祀却以王安  
石配享孔子皆涇渭不明者也宋理宗淳昌辛丑正月手筆詔云孔孟  
淑後聖學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真見實踐千載絕  
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喜精思明辨表裡混融中庸大學語孟  
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

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尊崇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命從祀理宗他事雖未盡善唯此一事迥出千古今之從祀升黜者可緩而實急乃轉移人心世道之機也 上曰王通獻太平策於弒逆之隋文其去楊雄亦無幾耳希春曰楊雄以漢臣事王莽王通以野人獻策於弒逆之人固為不知人但不用而退爾 上曰隋文用則必為之臣矣 上曰吳澄當黜無疑以宋之進士臣事胡元大節不足觀也李忠綽曰吳澄人未有非之者至大明丘濬始著論非之 上曰丘濬亦不足取也希春曰丘濬雖博識多材而心術不正陳獻章以賢士至朝濬為大學士媚疾而逐之嘗立論譏宋之諸儒不事世務與晉之清談無以異此與鄭丙陳賈譏道學何異 上曰中朝取舍未必盡當希春曰嘉靖皇帝不父視正德皇帝其時阿世之臣以歐陽修濬王議謂濬王嘗稱自王考遂建議議從祀以司馬光濬王議失父子之倫為譏請斥從祀光之議非失也 上曰司馬光寬宥曹操盛稱偽定一時之功夫曹操自謂吾為周文王又弒伏后真大賊也而光之議如此此不正矣希春曰光資質純粹而欠清明故所見不透澈耳又曰頃日臣失聞 上教以為濬卒敗船者例施三次之刑此為冤問此誠測

隱歛恤之感意也然殺人啓覆時助意者斬而加工者絞若助力於殺人則固為加工若其主被人陵辱而奴婢憤激或為主所令以穢物汚面納口打頰之類豈可請加工於殺人上曰此指羅州罪囚也果然其主令之雖死事亦從之矣近必三覆可以分揀減死矣希春曰其魁在逃宜令監司令鄰邑守令捕之李友直曰從祀升黜誠若希春之言館中之意亦然李忠綽曰吳澄之學亦宗陸九淵嘗有詩云希春曰嘉靖中中朝士大夫皆宗陸氏之學故以九淵從祀正論也上曰朱子曰江西頓悟若不闢此道無由得明希春曰臣嘗觀九淵文集以觀書窮理之儒為不及於揚墨至詆為異端之甚此蓋暗譏朱子之學也九淵性傲而拗陸九淵吳澄王守仁皆江西人大抵江西人皆能文章才氣秀拔而性倨傲執拗其土風然也又論溫公盛稱曹操平定中夏之功曰蓋秦之混一六國曹操之平定中原皆所謂以暴易亂何足道哉○是日罷職人真叙用之命始下○別試講經之規上命三經中自願一經



甲壬

二月乙未○處士曹植卒植字捷仲承文院判校彥亨之子也自為兒  
齒容貌粹然靜重若成人及長於書無不通尤好左柳文字製作好高  
高不拘程式因國學策士獻藝有司屢被高選名動士林一日讀書得  
許曾齋志伊尹之志學顏淵之學等語始悟舊學不是刻意聖賢之學  
勇猛直前不復為俗學所撓大書敬義二字於窓壁間曰吾家有此兩  
箇字如天之有日月洞萬古而不易聖賢千言萬語要其歸都不出二  
字外也嘗語門人曰為學禮不出事親敬兄之間如或不勉於此而遽  
欲窮探性理之奧是不於人事上求天理終無實得於心宜深戒之天  
性篤於孝友執親之喪身不脫衰足不出廬與弟桓合食共被未嘗異  
居智識高明審於進退一自世道衰喪賢路崎嶇雖有志於挽回知終  
不遇卷懷山野晚卜頭流山下別構精舍扁曰山天齋以終老焉在  
中廟朝以薦拜 獻陵叅奉不起至 明廟朝又以遺逸屢遷六品官  
皆不就復以尚瑞院判官徵入引對前殿 上問治亂之道為學之方  
對曰 君臣情義相孚然後可以為治人主之學必須自得徒聽人言無  
益遂歸故山今 上嗣服以教書召之辭以老病繼有徵 命又辭奏  
疏請獻救急二字以代獻身因歷舉時弊十事其後又 下旨趣召辭

上封事轉授宗親府典籤終不赴辛未大饑 上賜之粟因陳謝獻疏  
辭甚剴切壬申病甚 上遣醫治疾未至而終年七十有二訃聞 上  
震悼賜祭賻粟贈爵司諫院大司諫故友諸生自四方來吊者幾數百  
人為斯文慟也植氣宇清高兩目炯耀望之知非塵世間人言論英發  
雷厲風起使人不自覺其潛消利慾之心也燕居終日危坐未嘗有情  
容年踰七旬常如一日學者稱為南溟先生有文集三卷行于世○上  
遣禮曹佐郎金瓚諭祭于故宗親府典籤曹植之靈河嶽正氣宇宙精  
英凝資秀朗賦質純明蘭畦茁芽詩禮之庭習文隸藝超羣發硯早見  
大義旁搜蘊奧嚶嚶敢顏是造是期天祿斯文士失所導雕真毀朴媚  
子昧好益堅所志公不渝操餘事宏詞望道慥慥爰有所詣遂厭聲華握  
瑜懷瑾高栖炯霞昕夕典墳益事講磨卓乎山峻淵盈河涵清標霜絮  
簷德蘭薰冰壺秋月景星慶雲遠豈忘世憂深戚臣嗚呼此心堯舜  
君民 先王初載盜臣秉柄夷貪跖庶以邪改正三精幾瞽人紀將覆仰  
念深思誰因誰極天祐 聖衷銳意徵賢宣麻九重玉帛翩翩公斯奮  
厲為國身捐讜言風發義正辭嚴孰謂鳴鳳發此衆鉗奸諛寒骨具僚  
汗顏威鎮 宗社忠激朝端人謂公危公不小慄及茲季年 聖念深

揚黜回屏奸思賢訪德首起我公馳驛頻繁白衣登對集善効君答應  
如響魚水相欣公思舊居式造其歸白駒難繫興言在茲逮予嗣服夙  
欽公聲遙追先志屢煩于旋公乎邈邈愧我菲誠瀝忠獻章言危識  
宏朝脯對越以代展屏庶幾公來作我股肱詎意一疾小微告徵濟川  
誰倚高山何仰小子疇依生民誰望言念及此予心惻愴思昔隱遁代  
有烈光由務樹聲唐虞其昌魯連抗秦嚴光扶漢縱云一節尚或弭亂  
况乎兼德金玉其貞栖身數畝為世重輕光燭一代功存百世榮贈雖  
加豈盡其禮伊昔先王恨不同時予味斯言心懷忸怩音容永隔此  
恨何量眷彼南服山高水長天不憖遺大老繼零國以空虛奈無典刑  
聊侔洞酌予懷之傷精靈不昧韻我馨香○乙卯辭職疏曰宣務郎新  
授丹城縣監臣曹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上疏于主上殿下伏念  
先王不知臣之無似始除為參奉及殿下嗣服除為主簿者再今者  
又除為縣監慄慄危懼如負丘山猶不敢一就黃踪一尺之地以謝天  
日之恩者以為人主之取人猶匠之取木深山大澤靡有遺材以成大  
廈之功大匠取之而木不自與焉殿下之取人者有土之責也臣不  
任為慮用是不敢矜其大恩而躑躅難進之意則終不敢不達於側席

之下矣抑臣難進之意則有二焉今臣年近六十學術疎昧文未足以取  
丙科之列行不足以備洒掃之任求舉十餘年至於三刑而退初非不  
事科舉之人也就使人有不屑科目為者亦不過泔泔一段之凡民非  
大有為之全材也况為人之善惡決不在於求舉與不求舉也微臣盜  
名而謬執事執事聞名而誤 殿下殿下果以臣為如何人耶以為有  
道乎以為能文乎能文者未必有道有道者未必如臣非但 殿下不  
知宰相亦不能知也不知其人而用之為他日國家之恥則何但罪在  
於微臣乎與其納虛名而賣身執若納實穀而買官乎寧負一身不忍  
負 殿下此所以難進者一也抑 殿下之國事已非邦本已亡天意  
已去人心已離比如大水百年虫心膏液已枯茫然不知飄風暴雨何  
時而至者久矣在廷之人非無忠志之臣夙夜之士也已知其勢極而  
不可支四顧無下手之地小官愴愴於下姑酒色是樂大官泛泛於上  
唯貨賂是殖河魚腹痛莫肯尸之而且內臣樹接龍挈于淵外臣剥  
民狼恣于野亦不知皮盡而毛無所施也臣所以長想永息畫以仰觀  
天者數矣嗟唏掩抑夜以仰看屋者以矣 慈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  
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王之一孤嗣天灾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



以當之何以收之耶川渴雨粟其兆伊何音哀服素形象已著當此之時雖有才兼周召位居鈞軸亦末如之何矣況十微身村如草芥者乎上不能持危於萬一下不能庇民於絲毫為 殿下之臣不亦難乎若貴斗筭之名而賄 殿下之爵食其食而不為其事則亦非臣之所願也此所以難進者二也且臣近見邊鄙有事諸大夫肝食臣則不自為駁者嘗以為此事教自二十年之前而賴 殿下神武於今始發非出於一夕之故也平日朝廷以貨用人聚財而散民畢竟將無其人而城無軍卒賊入無人之境豈是怪事耶此亦對馬島倭奴陰結向導作為萬古無窮之辱而王靈不振若崩厥角是何待舊臣之家或嚴於周典儒寵仇賊之思又加於亡宋耶視以 世宗之南征 成廟之北伐則孰如今日之事乎然若此者不過為膚革之疾未足為心腹之痛也心腹之痛痞結充塞上下不通此乃卿大夫乾喉焦唇而車馳人走者也 諭召勤王整頓國事非在於區區之政刑唯在於 殿下之一心汗馬於方寸之間而收功於萬牛之地其機在我而已獨不知 殿下之所從事者何事耶好學問乎好聲色乎好弓馬乎好君子乎好小人乎既好在是而存亡繫焉苟能一日惕然警悟奮然致身於學問之上忽

然有得於明新之內則明新之內萬善具在百化由出舉而措之國可  
使均也民可使和也危可使安也約而存之鑑無不空衡無不平思無  
邪焉佛氏所謂真定者只在存此心而已其為上達天理則儒釋一也  
但施之於人事者無腳踏地故吾家不學之矣 殿下既好佛矣著移  
之學問則此是吾家事也豈非弱喪而得其家得見父母親戚兄弟故  
舊者乎况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 殿下若取人以身則帷幄  
之內無非社稷之衛也容何有如昧昧之微臣乎若取人以目則衽席  
之外盡是欺負之徒也亦何有如硜硜之小臣乎他日 殿下致化於王  
道之域則臣當執鞭於廡臺之末竭其心膂以盡臣職寧無事事之日  
乎伏願 殿下必以正心為新民之主修身為取人之本而達其有極極  
不極則國不國矣伏惟 睿察臣植不勝隕越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五月乙酉○上御朝講于宣政殿講書傳舜典竒大升 啓曰文昭殿  
之事累日論 啓而俞音尚闕不勝悶鬱焉當初政定之意其有由矣  
祭物橫看則 祖宗朝所定而祭器之隨後改鑄者漸以侈大仍致器  
大而膳小人皆知和水不敬之未安至于己巳前 殿卓面狹窄難於  
排設物議以為器大而致有此褻瀆且難排設不如小加裁削適盛其

膳品容設於桌面之兩得其宜也等其後寢麪蒸片多有少贏餘一器之所餘雖少而合而計之則為不少故欲 啓達減改而有司不察一應祭膳莫不裁減何未安如之今復舊規 上教至當但舊器之與膳相稱者則仍之可也其不稱者變而通之尤合於情禮矣烝麪雖有所餘而對驗則小云雖小使之適中可也若以裁損祭膳為未安使之商議則必有處之之道矣臣聞椀之容入比前似少而不甚相遠加之一分則圓經所周分數必多若更商量則曲盡矣祭致其誠敬裁減未安今若仍舊則 後寢及 前殿之常祭則猶之可也至於 親祭時器之加者多至八九排設難矣 上曰自有舊規今但遵行不徒議之而已大升曰自有舊規之 教固是而舊規若十分穩當則仍之可也舊規而至於未盡則徒守而不為之所者亦豈得乎且今之所欲改者非祭膳橫者也欲就舊器稍損其後來之侈大者耳祭器褻瀆雖非桌面之狹猶當使器膳相稱况今 前殿 後寢不可異同者乎若少變通而得其宜則隨時適中矣又 啓曰祭器之裁減外間皆以為桌面狹窄之故臣於其時適忝諫長知其顛末矣權轍以都監提調實主其事初非以地勢之隘也器大而饌少欲兩得其宜而裁割耳臣病歸田里

及到漢江得見朝報臣心驚駭臺諫之 啓實為未安退伏鄉村豈知

裁減祭膳之事乎當初稍損器制之意則實在於膳少而器大也權輿

知之不曾分明 啓達故自 上不能洞知矣是日敷入侍人君奉先

之道脫有意外雖廟宇猶可拆改謂之地勢迫隘而裁削豈有是理自

上過懲有司之失不究至當之歸臣則以為未安古語云仁孝誠敬饌

小器大致有褻瀆改不合誠敬 寢殿異同其於仁孝豈不未盡臣但

以情理達之其間曲節有不能盡知者故欲使該官極盡議屢耳 上

曰今言只是裁削器皿而當時啟辭具存雖一二饌品欲有所裁減豈

不未安其時之事到今思之非但器皿一事至於通作廟家於予心亦

有所未安常時父子不同席况闕內禮制等分嚴乎嚴矣 列祖同坐

一室非禮也 宗廟則有異室之意矣大升曰自 上既讀中庸或問

豈不知五廟各室祫祭則合群廟之主就行於太祖之室中中無限隔

序以昭穆乎明帝謙抑命藏其神主於更衣別室遂為同坐異室之制

而唐宋以下因之矣 上曰此則言宗廟之制也父子同坐一室終是

未安大升曰唐家雖通而限以間隔恐非通也又曰李芑用事附 仁

廟於延恩殿二十餘年神人共憤至于己巳三公請附 文昭殿 上

允之奉審

殿內難於設位將欲增建廷議以拆改

廟屋為未安李

澆獻劄曰

前殿之制南北短而隘東西長而濶請依古禮正

太祖

東向之位則可免拆改殿屋之撓而無地隘難行之患廷議又以為

世宗大王建廟之初象生時而奉 太祖南向在後

嗣王未可變易

云其後諫院引嘗為君臣便同父子之說以為當初

遺訓毋過五室

仁廟入祔

睿廟當遷自

上可之而議者皆以為祖

仁考 明非

但名實大乖

睿廟以當代高祖之親適出未安云其後

仁廟當仍

祔 延恩殿之說又起而自

上可之物議皆曰

仁廟繼統之君不

得合享有拂於天理人心乃增建後 寢

仁明兩位同祔一室同昭

共世禮則然矣第就

殿內欲處置得好故不無苟且然非偶然計而

為也禮有一定之文而不可不隨時損益變而通之通作廟家不得已

也若其裁削器皿則由於祭膳之褻瀆也自

上聖學高明又知禮文

酌古準今十分商量求合殿中可也欲矯裁減之失並與器皿仍舊臣

則以為未便抑希春權轍尹鉉各陳漕舩之策大升

啓曰民之流離

而漕運之弊生今當先治其本講求蘇復為便尹鉉又陳軍資三監糴

米司贍綿布陳腐匱乏之弊

上曰司贍軍資同然匱竭雖神運鬼輸

亦無可奈何不為偷盜之資則不可知也別無用煩而如此必有其故矣大升曰一年經費必計一年稅入而用之稅入少而經費多則幾何其不至於耗竭也今當先節其冗食然後可支吾也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恒足矣又 啓曰臣久於在外不能細知頃見朝報以紀綱不立治效無成為嘆意甚盛矣但匹夫欲有所為而無勢力可辦至於人主則居可治之位操可為之柄苟欲有為則何事之不可成乎伎事於慨嘆不能及求其本則臣未見治道之能成也竊詳程子之言曰為治之道立志為先責任求賢次之此實前賢灼知道理之言也 上曰斯言善矣但勢已傾矣非命世之才不可以有為若志大才疎則踈濶而已今之在位者豈不賢乎其於勢傾何大升曰 上教極為未安凡事之粗於習俗自至陵夷者苟自 上不知則已矣既知則何難於轉移乎舍曰予何能云則於 祖宗之付托何今之在位者儘善矣尋常之事固可為也擔當國事則非人人之所可能也自 上上倚大臣下以賢執事布列于庶位然後治道可成也 憂勤焦思見於 傳教四方流聞不勝未安而况於在列乎且古人論事未嘗苟同今也某人建白某事雖未穩便他人引嫌而不敢言千碩之舟人知其不可行而

以朴淳獻議之故紛紛不定如其不是則遠改可也

七月○庚寅○領議政李浚慶卒字原吉廣州人高麗判典校寺事適村李集之後也自少篤學其相業爲近代最壽七十四後贈諡忠正配享官祖廟庭臨終有遺劄其劄曰入地臣某謹條

四件仰瀆身後之聽伏願殿下少垂察焉一曰帝王之務惟學

爲大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殿下之學其於致知之功

思過半矣涵養之功多有所不逮故韓氣之間發之類厲接下之

際少涵容遜順氣象伏願殿下於此加功焉二曰待下有威儀臣

聞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威儀之祭不可不謹也臣下進言之際當

優容而禮貌之雖有違拂之辭時露英氣以振警之不宜事事表暴

高自賢聖以示羣下如此則不僚解體救過之不贍矣三曰辯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自有定分不可掩也唐之文宗宋之仁宗未嘗不知君子

小人而牽於私黨不能辯別而用之遂致眩於是非朝廷不靖苟

君子也雖或小人攻治拔而用之苟小人也雖有私意去之勿疑如此

則安有河北朝廷之難治也我四曰破朋黨之私時沈義謙以外戚歸

之漸故勸中今世之人或有身無過舉事無違則而一言不合則排斥不

以此爲目

容其於不事行檢不務讀書而高談大言結為朋友者以為高致遂成  
虛偽之風君子則並立而勿疑小人則任置而同其流可也此乃 殿

下公聽並觀務去此弊之時也臣切於貢忠而臨死錯亂言不盡

音公愛君憂時易箒之日尚有此劄真古之遺直也其時義謙之黨指此劄為枯燥乾木之言至於陳跡力斥信乎牛子之言群小之所憚也

九月○甲申○兩司 啓金明胤包藏禍心諂付權女陰謀邪計

如鬼如蜮竟起大獄羅織無辜遂使 王子陷於大戮士類殲於

淫刑而圖絜偽勳以辱名器進天之惡其可忍言宜加顯戮以快人

心終遣天討老死牖下不可禮葬請改 成命○乙酉○有 政以金

孝元為持平○丙戌○弘文館上劄諫 上折臺諫城底尺限之

事金明胤勿禮葬事○丁亥○行常參禮因設 經筵左相洪暹特

進官朴永俊柳希春都承旨朴謹元掌令韓灝修撰申點趙廷機

入 侍講畢臺諫論執金明胤極惡大罪不可禮葬趙廷機亦力言

申點言徐敬德學行教人為世名儒而 中廟朝追 贈時有司只

擬生時參奉九品乃只贈佐郎物情未愜 上曰不論其德行而唯以

踐歷之官為高卑此誠不可希春進言曰敬德有操行又有學問朴暹

許曄皆其弟子淳語至曰儒先錄中徐敬德可行請於 上而參入



耶臣對曰徐某固有學行但其學偏於數奈何淳答曰邵康節以數尚  
得隨周程之後蔡元定以數學亦附周程之間為人大槩正而以學問  
淑其徒得參儒先錄何妨臣答之曰我未詳其事實公可親 啓 上

前而為之云云趙廷機又 啓曰 殿下頃日 下教柔弱之主姑息

之臣不足以有為 殿下出於剛毅果斷固有合當之時亦豈無過中

之時乎希春初因傳中順於理而言曰凡事不必悖於理然後為不順

於理或過中則亦為不順理而生弊遂因廷機之說而贊之曰廷機此

言是也凡人君有心於矯革事多至於過當而生弊此不可不戒也希

春又曰前日 上之玉音讀書時斷續今日伏聞 音聲舒暢連續凡

在入侍孰不感悅此由小差而善於調理以至於平為政亦然臣以

經幄侍臣聞物情之鬱不敢不自忠義加資之濫受者 上命改正此

事甚為騷擾且多妨碍 上曰此事予非欲為之者但一改正而一不

改正為牴牾而不可蓋在事理之當然不得不改正也 上之語蓋指

及第李承揚等已改正也希春曰又有一事三館訓練院未去官者積

滯太甚成均校書權知至於十年乃去官或至八九年訓練院丙辰年

及第至今未去官或至十五六年或至十七八年蓋 祖宗置大典只

據式年出身而有兩都目遷轉之法無別遷之規今鬱積至此伏乞斷  
旨宸衷式 詢其大臣以為開通之路幸甚○是日特 旨擢朴謹

元為大司憲大司憲朴應男再度呈辭上 命適差 傳于賓廳曰大

司憲朴謹元特加為之可也又 命曰四館別遷可也從希春之言也

○以柳潛為刑曹判書○府 啓潛人物庸下居官不謹請適 上從之○

禮曹登極別試初試策問一度分三所各取二百事入 啓○刑曹

啓曰近年以來各衙門選上奴子不勝其役破家亡產流離失業聞見

慘酷故朝廷特慮其弊申明詳定之規一依法典磨鍊矣若因其司啓

請續續更改則事涉駭擾誠為非便而奉常寺則專掌祭享 宗廟及

文昭殿 迎恩殿供上催辦諸事所關緊重故自前 中廟 明廟朝

隨時加定無弊供役其來久矣今次減除選上二十二名不可不仍舊

定給以重祀事但詳定之初各司紛紜 啓請使不得畫一施行亦為

可慮自今以後減下選上勿為受理何如 上乃命成均館又 命掌

隸院給之○上答教曰頃日成均館選上亦依法掌隸院定給可也○

有政以工曹判書元混為刑曹判書知事鄭惟吉為工曹判書權克禮

為原州牧使○戊子○以諫院所 啓京畿忠清江原三道舉子作亂

悉罷其試官之職收議于大臣領相及領府事李鐸並以為當罷左相  
以為當罷以杜作亂之源○上既收三公罷擄之議斷之曰因其作  
亂罷擄自前固多有之此亦慮事不遠之意也一定之後豈有輕罷乎  
未便殊不知罷擄之故而科舉不重惡習益長自前罷擄頻數而作亂  
尤甚亦一效也勿罷可也○傳贈戶曹佐郎徐敬德生于士氣銷鑠之  
餘杜門不出專精學問尤邃易理多有自得之妙誘掖獎進聞而知者  
亦多其有功於斯文大矣如有其後官爵除授以示崇儒重道之意事  
下禮曹○諫院 啓曰故及第金明胤通天之罪自上已洞照而  
命削其官則是乃天地間一罪人耳其不可禮葬也明矣故臣等論執  
而反諉以偽勲之未削而牢拒公論愈以愈堅正為功耶以戕殺宗支  
何功於 國家耶以蔽奸慝黨邪陷正為功耶以戕殺宗支魚肉士林為  
功耶斯二者既不可以為功則明胤一身生為稔惡之奸死為負罪之  
鬼凶穢之骨有何足惜而加以禮葬之盛典乎○大司憲朴謹元 肅  
拜而辭不允○己丑以專經文臣考講承旨史官等入侍講專經二十五  
員內二十四員皆自不而退唯學錄金德淵獨略 上賜酒饌于入侍  
諸臣○辛卯○謝恩使朴民獻金繼輝入京○癸巳○義州牧使書狀

大行 皇帝今九月十一日發引云○以許曄為大司成朴大立為工曹參判○甲午○朴永俊金貴榮盧守慎金啓閔起文柳希春皆會于承文院領左相亦隨至 尊謚尊謚二使文書看審後更為完議 華使 主上相見時宗系惡名辨正等大略以言語先之隨以單字詳記付詔為賞領相令禮判朴永俊起草左相小加潤色以付金啓使與通事洪淳彥等化作漢語成單字付禮曹以 啓○丙申○為客人宴享禮辰正 上坐于仁政殿入侍諸臣入庭四拜然後宗室升殿坐于東堂宰相坐于西壁凡七味九爵又有 宣醞至申時乃罷○丁酉○辰正 上殿坐于春塘臺領左相與大提學出吏文題擬禮曹請中外男女冠服並從華制先講漢語講官五人內一略三粗製吏文二十餘人內三中三人崔顯金繼輝沈義謙三下三人權擘李希儉朴民獻是日上既 賜酒又別 宣醞又 賜飯申時罷○以申點為掌令尹復為修撰林樞為全羅都事李銖為羅州判官○義州牧使 啓本 天使八月二十九日發北京今月初十日間過山海關云云○府 啓舉國請削偽勲終歲伏閣未蒙 允俞雖或不得已姑退而停之臣子之痛憤久而愈激况全明胤 宗社之罪人豈可以偽勲為功加以禮葬乎

○院 啓河原君銍自以為 王室至親無所我何狂縱悖妄無所不至獻官非厭避之事 闕庭非捉人之所而發憤於差 祭移怒於色

吏執捉亂打以快其心豈臣子所忍為之事哉繩之以律罪不止罷而

自 上反拒公論以闕 俞音將何以懲其無忌之心絕其為惡之習

手罰不阿近古之道也 國家紀綱若明銍不宜免罪請亟 命罷職

上不允○府 啓河原君銍狂縱暴橫無所不至國人視之有同仇讎今

者又有無上蔑王法之罪自 上雖篤親親之恩其如 祖宗之朝廷何

其在 祖宗之憲章何兩况悖妄之人不知恩佩之意日長狂暴之習犯

觸刑憲歲增日益則 聖上雖欲保之其可得乎○院 嚴劾 上答

院曰河原事未必盡信假使有之有識文士尚且悖妄無理者多如宗

室不必盡責之以禮法故不允也○庚子 聖節使書狀去八月三十

日到通州 詔使仍留不設請見則上使不肯見副使出見上使臺杠

八隻內皇杠二隻上使頗用酒副使用酒不多水陸之物皆嗜食只要

精潔云云○來十月初二日景福宮還御事 傳教○以李山海為吏

曹參議柳希春為副提學○辛丑○平安兵使李大伸被拿入禁府○

上指出當講經書於易出小過之六二過其祖遇其妣又出漸之六二鴻

漸于饜飲食衎衎於書出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於論語  
出不世川上於中庸出尊德性而道問學及微則悠遠及尊賢為大於  
孟子出用上敬下謂之尊賢等章皆尊賢修身正大光明懇惻篤厚之  
辭而 上意所在亦可嘆服○壬寅○戊辰夏館學儒生上 疏請以  
金宏弼及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從祀文廟其論宏弼曰生當絕學之  
後早奮有為之志以聖賢為必可至服小學以培根本遵大學以立規  
模力持誠敬動遵禮法及其造詣既深踐履益篤乃以闡明斯文為已  
任教人不倦循循有序凡賢人吉士之名于世者多出其門風聲所及  
莫不向善而興起一時稱為道學之宗疏至三上是時兵曹參判白仁  
傑請以趙光祖從祀文廟 上下其疏于大臣李浚慶等議曰以道學  
之功言之欲祀光祖不可不并祀金宏弼也及羅文章之士彬彬輩  
出然義理之學實自宏弼啓之也宏弼生於 我朝絕學之後首慕聖  
賢之學盡棄舊習專心小學不求聲利一動一靜必循禮法專力致敬  
真積力久道成德立而不幸身遭亂世臨禍之際從容就死雖不克有  
所施設於世而其中之所得益驗於此至於誨誘不倦使我東方之士  
知有聖賢之學實此人之功也今年春副提學柳希春獻議於 經席

曰金宏弼鄭汝昌請 賜懿謚以示 聖朝崇獎儒先之意 教曰可

○癸卯○以柳希春為藝文館提學奇大升為大司諫朴承任為右承旨○禮曹 啓登極別試初試來十一月初二日 殿試同月十六

日放榜二十六日○甲辰○朝講修撰趙廷機請李滉著述之文并撰

於儒先錄 上以已撰定不許輕改○輪對司宰正洪溥進言曰乙巳

之事當其時人心危疑人之相遇以目相視不敢發言人心難欺天理

不泯至於先王之末年渙然省察故還謫人或給籍裁將大降詆 息

盡雪冤枉而臣民無祿 弓劍遽遺夫以當時之所謂罪人者既皆追

還其所謂功臣者已知其為偽諛也及 殿下之始盡用舊人復爵朽

骨是其於奸究誣罔之迹固已洞然而無疑矣奈何知其偽詐而不即

去其籍舉世非之而尚不從其諫歟此愚臣之所未解也古人以繼志

述事為孝 殿下拔擢乙巳之人革爵首惡之舉固不待廷論之費而

自為之矣尚何俟乎今日乎臣願 殿下於燕閑之日平心察理上

念 先王之心下 念臣民之憤不拘偏係之私務恢舍己之量 俯

詢輿情渙散俞音則是慰 先王在天之靈庶伸含冤入地之魂矣昔

漢武帝遭戾園之變忘父子之倫及聞千秋一言翻然悔悟天理藹然

若陛下不以臣卑鄙不以人廢言則臣雖萬死將無愧千秋於地下矣  
伏願小察草莽之言傳之此言可謂獻忠○乙巳○柳希春疏辭藝文  
提學其略曰藝文提學者詞臣之極選也非徒製撰辭命循次事進至  
於主一國之文為多士矜或凡事大文書之修閱皆出其手華使之來  
迎送於境上往還數十百里相與酬唱是大提學國之大任而藝文提  
學乃其階梯其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冒處甚明臣於屬文性分甚拙雖  
粗嘗涉獵書史而筆力太弱不能成章詩詞賦箋之類尤所未解雖遠  
送朋黨之際尚不成贈言一句之作不特臣自知擗櫟之無用同類亦  
有書蠹之嗤笑矣今使臣為提學於藝苑而臣亦冒昧受之則是猶使  
瞽者辨五色而駟跛驘以求上山也臣本偏陋小儒只以尋常摘句叨侍  
經幄累承顧問區區管見固宜無隱至於強所不堪苟貪榮寵上欺  
乎天下忤於人臣實恥之陛下以至誠待臣下臣下之任所短而患  
不堪者或有瀝懇而祈免則陛下必俯採而從之陛下若審知臣  
於此職不相近似則御筆豈加臣名耶方今聖明圖治隨才授任  
各盡所長而臣之闕短如前所陳是以臨當謝恩忸怩踟躕而不敢  
出伏乞聖慈特垂憐察亟命回臣所授以畀能者使國有詞翰



之光臣無竊吹之羞不勝幸甚○吏曹 啓曰徐敬德只有一子應麒

已為參奉無他子孫以受賞應麒量宜加職以示崇重儒道之意何如

依允○司諫柳濤 啓曰宮城底應撤出之人非今自犯誠可矜惻故

臺諫請進其尺庶使愚氓不失其所 聖上仁民愛物之德無小欠缺

多日伏 閣非徒竟未蒙 允至下未安之 教又於未停 啓之前

督令盡撤其輕視言官蔑其公議至於此極而身在諫諍之列者其於

進退自有其道而依違偷惰苟且就職迄至于今言官風彩掃地盡矣

持平金權獻納鄭彥信正言閔忠元李玄培請並 命適差 答曰并如

啓○丁未○柳希春上疏辭藝文館提學 答曰鄉博學善論足以堪

任不須雕篆之為然後乃可當此所辭不允耳出就職希春肅拜後

啓曰臣以不能屬文懇辭藝文提學而未蒙 矜察昔司馬光為知製

誥以不能四六固辭得免今臣之不似此任倍光萬萬而誠意不孚尚

靳 允許不勝惶懼自 祖宗朝以來最重此職必妙選文章之士以

授之當今亦有相當之人如臣之駑拙不才決不能堪豈可玷汚名器

令人指笑曰非其人而冒處自臣始也况臣方執經勸講以致 君補

道為臣先自犯於自欺欺人之罪其何以昂首開口而談經說理乎伏

乞 俯鑒愚臣赤誠矜其所不能使得安心於 經席不勝幸甚 上

答曰似難堪任則豈不允適卿可以當之何必又辭不久○都承旨朴

應男卒逝 上命考別致賻前例以啓○傳來月初二日景福宮移御

時 懿聖殿德嬪宮勿移○戊申○是日將行常參政院 啓都承旨

卒逝常參 經筵未安 上即命停○來十月初六日冬享大祭 文

昭廷恩殿 親行事傳教○庚戌○柳希春又 啓曰累達惶恐伏以

祖宗朝設立藝文一館本為製撰詞命而提學之任亞於大提學必以

詞翰之出羣者充之其選最重故居是職者莫不矜奮勤勵其或才有

不逮者不敢一日冒處在 中廟朝藝文應教黃孝獻以不能賦 御

題排律自効析免即蒙 命遙近歲大提學朴忠元自知其材不裕懇

陳於 經席亦蒙 聖上允許前後二 聖容諒悃幅養成庶恥自訟

之風者至矣臣稟氣不完自少尋行數墨猶或迫人而詞源空塞手段

生澁不能作一詩成一表世數讀書而不解屬文常以臣為尤其不可

冒入藝苑而操文翰之筆明甚臣自遭此任若蚊子負山怛然不寧食

不甘味寢每耿耿雖蒙 上教懇懇至再而終有自欺於心敢復來陳情

伏乞 聖慈特諒臣之赤誠亟 命移付能者使表拙之身安心從政

而文章之士奮藻煥猷不勝幸甚 上咨曰辭之至此故茲允許○政院 啓曰金明胤旣 命勿為國葬前承 傳請爰周 上從之蓋二十六日臺官 啓金明胤附權奸要功上變滅殺宗支構陷士林此乃宗社之大賊豈可以名存僞勳之籍而葬之以酬功之盛禮乎天討不行而反加 恩數奸兇何懼而自戢是非何時而有安乎請金明胤勿為禮葬 上咨曰依允此舉誠快人心○辛亥○是日行常祭禮又開經筵領事權輿知 經筵盧守慎大司憲朴謹元大司諫許晡入侍柳希春講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及予違汝弼二段曰此章可見君臣一體之理蓋君猶心也臣猶體也心能運用四體體惟奉承一心君臣一心同寅協恭可否相濟然後成治自古君臣不相得而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此人君所當體念處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一段此樂聞正言也自古帝王下至卿大夫士未有不樂聞直言而能成治道者也 講畢 擲前領相權輿進曰 上以十月初六日 親祭文昭返恩殿當此寒凜之時自三更徹夜勞動 玉體 天使之來不遠不可不調保請停柳希春亦曰二十一日立冬今之十月初六日乃當時十月望後也冒犯霜吟恐傷 玉體臣昨與尹卓然議以為當 啓卓然曰此事大臣必

有呀 啓果然盧守慎亦從而贊之柳希春又陳 中廟朝停常參  
御經筵之例正德丁丑戊寅之間時方勵精猶略此禮云云希春又曰  
朴應男臨受祿而身死都承旨雖已代出然乞 命該曹作科給祿右  
承旨朴素立亦陳之 上曰此事好矣希春即起謝又 啓曰李滉沒  
今將大祥其家不為具行狀請謚幸 命該曹收取行狀 賜謚何如  
朴素立亦曰當初卒逝既 命待以殊禮今亦特 賜謚為佳希春曰  
當初 命賜領議政又以政丞禮葬今此 賜謚亦不待請謚何如希  
春又 啓曰前日 啓救漕軍事語未盡扶安泰仁監造漕船守令若  
有漕船累隻致敗並罪守令又漕軍有田結者復戶無田地者漕軍立  
番時令守令厚恤其妻子事令戶曹為公事何如云云而退○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國大小男兒  
必貫穿其耳作環珥而懸之取譏於中國亦可羞愧自今後一切痛革  
胡習曉諭中外京中則限全月其或憚不即從者憲府嚴加懲罪以此  
捧承傳可也○傳故及第金明胤本以奸兇陰惡之人當權奸誤國  
之日陷附同惡陰圖僞勲如狐蠱鬼蜮如豺虎咀呪巧捏無形之言遂  
興不測之禍使 先王幼稚之子含冤就戮羅織無辜戕殺士林元所

以利己要功之舉必揚臂為之無所不用其極得罪 宗社斲喪國脉其  
前後包藏黨惡匿隱變幻兇慘之狀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同疾原  
其罪惡擢髮難數宜加轘市之刑以洩神人之憤而天討不加只削  
其官竟使老賊得保首領死於牖下失刑之大無過於此人  
心憤懣至此益甚非但一國臣民皆思顯戮 祖宗在天之靈亦必赫  
然而欲誅之矣忠勲府因其身死 啟請禮葬至引許磁尹元衡之例  
許磁之事在於權奸當國之日同惡相濟尹元衡則以 先后至親之  
故曲施 恩典致有屈法之私今者朝廷清明是非已定偽勲之當削  
舉朝爭之而不得至今人心莫不扼腕忠勲府乃敢任然援請不畏公  
論極為駭愕明胤無絲毫可錄之功有覆載難容之罪千古奸兇所無  
之事皆兼而有之雖失刑於生時猶可誅於既死若以酬功報勞之典  
枉加於凶穢之魂骨則將何以洩吾東方千萬載無窮之憤慨也明胤罪  
大惡極是乃 先朝之賊臣不可謂之功以偽籍之猶存指為功臣而  
加之以禮葬奸兇何懼而自戕是非何時而可定貪功樂禍之徒無所  
懲畏將無以為國金明胤禮葬公事舉行安徐事下禮曹○傳曰試場  
作亂儒生永永亭舉使之終身不得齒諸人類痛革頹習○政院取稟

曰 經筵官所 啓李滉之卒大祥將至而其家不為呈行狀請諡  
謚 謚緩令該曹收取行狀 賜諡何如 上命言于該曹○壬子○上  
因忠清監司書狀知舉子作亂為不實 命勿罷榜○癸丑○禁府故  
李大伸○備忘記曰此通事等累月被囚受刑幾死者多子意矜惻雖  
曰不無所犯而實無現著罪疑惟輕古人所慎乃以無形之事必期取  
服然後已轉相連引嚴刑狼藉非但縲紲者必不肯服恐或有乖於王  
政而或不無冤悶也且此皆一罪也豈以無著之事終驅於死地而不  
肯於理哉有千希允外分揀決放宜當仁哉此 教真大舜好生之德也  
○遠接使書狀 天使今二十七八日間到遼東事入 啓○迎 詔勅  
習儀初度初八日二度十三日改付標 啓 上因禹性傳所 啓革  
罷正供都監

十月○甲寅○柳希春曰當代詞章之士盧守慎金貴榮尹鉉李後白  
奇大升朴承任最著而後白差遲澁云○乙卯○上自昌德宮移景福  
宮○午時末 中殿自昌德宮亦移來○禮曹擇頒 詔勅吉日以今  
月二十日二十四五日為擬遠接使書狀 詔使九月二十八日到遼  
東○丙辰○前兵使李大伸配沃溝○戊午○遠接使書狀 天使去

月二十九日到遼東今月初六七日間當越江云○已未○去夜三更一點 上出宮乘小輿侍衛諸臣皆從由左華門至文昭殿既入幕次

雲劍兵曹諸將皆坐四更 祭畢 上出幕次小歇復詣 延恩殿臣

等陪輿步從經後苑至延恩殿五更祭畢復陪至慶會樓之北門又至

慶會樓南門 啓罷陣而畢奉政院王堂問 安○頃日修換禹性傳

請罷正供都監 上從之臺諫請勿罷揀擇其合於時宜者而定之

上不允○府 啓清原府院君韓景祿性本兇悖加以狡猾當國家

危疑之際貪功樂禍黨附權奸潛通宮禁其爲惡之事無所不至以至

于今猶不自戢尹興禮之奴希孫沒爲其奴則希孫田畝家舍等物全

數記上而及其尹元衡見敗僞動之情況呈露自知記上之物勢不得

保有更生巧詐之謀作爲買賣文記欲爲永執之計至於 命下還給

興禮籍物則希孫已物即當盡還其主而貪黷無厭乃敢僞造文記據

奪仍執使渙汗 恩命終歸於虛地其爲用心極爲無狀請亟 命罷

職 上命只推考○遠接使書狀探行通事所報云正使韓性度端雅

容儀俊邁言語琅璆多有膽氣酒量不多不食性則水陸之味無不

好食所居近海尤嗜海魚亦嗜鹿肉詞章則翰林之中最高筆法亦善

副使陳性度躁急容儀平正不喜言語一路下人小有差誤不為容赦  
食性則亦如正使之嗜好亦嗜白餅子酒量寬大詞章筆法亦好云云  
白牌略曰頻煩宴饋聲樂劇戲等項尤為 詔使設者悉從裁省又聞  
故事沿途驛館或有雜男女舉宴侑觴間有陳設女樂通行禁約省免  
以彰本國秉禮之素以遂使職觀風之雅云云○辛酉○晝講柳希春  
與尹卓然入 經筵講禹曰無若丹朱傲臨文曰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  
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蓋慶崇高之位所以勸戒  
者如是也蓋人心惟危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朱子曰  
今日克念即可謂聖明明日罔念即可謂狂在此人主所當省念者也又  
禹言德教而舜言刑法者蓋德教者興平之梁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  
聖王之為治必以德教而刑罰亦不可廢此言刑罰當罪人心畏服臣  
謂爵賞當功亦人心悅服之道也刑罰之道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故縱  
賊刑欽共欽共惟刑之恤者盡之而事迹似有罪而其心實無罪者亦  
有之宋名臣惠下人之欺問於明道先生明道先生曰欺有之為利而  
欺者誠可罪懼罪而欺者在所當恕事有類欺者所當察賞功之道亦  
多般蓋有似功而實罪者功似多而實小者又有濫賞功而生弊魯叔



孫氏之家臣豎牛殺適立庶叔孫姑即豎牛之所立而不賞私勞而誅之丁公為項王臣不忠私活漢王數其罪而戮之豎牛丁公皆以有功而實有罪者也故叔孫昭子漢王與漢高帝以大義斷之而存遠慮者也隋文帝遺賀若弼韓擒代虎陳也弼遇陳大將魯廣達力戰而破之擒虎乘虛直入朱雀門獲陳叔寶批元鑿戰之於乘虛入穴其難易不侔而賀韓爭功隋文帝不能決乃以二人俱為上功唐憲宗之征淮西也李光顏勇而知義屢破賊兵蔡人盡併其衆於洄曲以備光顏其西遠之將李愬乘虛入蔡州論其功則光顏為次此二君皆不能辨擒虎愬之功似大而實少也昔項梁項羽摧破秦軍秦悉遣兵禦二項而關中空虛沛公乘虛入關中司馬遷以為項羽將五諸侯兵滅秦唐安史之亂副元帥李光弼阿陽血戰力挫賊鋒及被魚朝恩之譖遠職而僕固懷恩乘史朝義孤弱之際略平河朔唐代宗聽其言以河北投叛將然公論以為光弼戰功推為中興第一此皆有識之言也夫猛虎在山有山君之稱百獸莫敢窺其穴然若熊搏虎而困之則小獸皆能入虎穴而探其雛此批元擣虛形格勢禁之勢也晉賈后殺太傅楊駿賞其聽令而封侯者至一千八百餘人傳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

樂國之有禍厥後晉室果然唐明皇時河西節度使牛仙客能實府庫  
明皇以尚書賞之又以為宰相邊將效之戊卒之持繒帛錢金者晝則  
若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其財遂啓無窮之禍此二事皆謬賞而生  
弊者也又論罰罪治事有若有罪而實無罪者漢景帝時吳楚及周亞  
夫為大將軍擊之言於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  
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及兵楚攻梁急梁孝王竇太后之愛子也太后及  
帝令亞夫移兵救梁亞夫守便宜不奉詔率平吳楚武帝時河內失火  
遣汲黯往視黯過河南見貧民傷水旱飢餓矯制設倉以賑之此二人  
所為其迹似乎方席矯制其實忠而無罪者也又論賞施於有罪而失  
大義曰漢景高時匈奴王徐盧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周亞夫曰  
彼叛其主而來降今若侯之何以勸人臣之不肯哉卒不聽而封侯光  
武叛將彭寵之奴子密等斬寵以降光武急於招來封子密為不義此  
皆識慮不明者也大抵賞刑必當其功罪乃合於人心人主當如權衡  
之稱物毫髮不差可也講畢柳希春進曰正供都監雖曰齟齬而難成  
其中有除弊救民之事宜考論其可否而定其去就不宜切革罷臺諫  
之言伏乞 留神同副承旨柳仲郢曰黃海監司以天使時片脯事

命罷 天使之行臨迫而新監司亦忿遽監司亦非如他使臣之比必有到界及守令公禮節次乞勿違希春亦陳曰臨陣易將古人之所忌今事勢忙迫徑適極為未便 上曰子亦慮其如此但立法之初有犯故不得不施耳然則如何而可仲郢希春又陳其未便 上從之遂命勿違希春又進曰小臣前日十九史略紙頭錄進管見近來又有所見請更 下史略俾臣補修 上曰如此則甚好矣畢竟卿之諍博世所無有希春起謝曰臣自少不能製述頃日藝文提學極知不堪陳情得免不勝感幸 上曰卿太懇辭故適之然卿豈不能製述乎希春對曰行文亦不能如人至於詩詞不能成一篇良由稟受欠闕故如此○壬戌○上臨習儀于思政殿○癸亥○降十九史略于玉堂柳希春與直提學李仲虎修撰趙廷機相見遂添錄史略疑辨請政院 啓曰史略九處添錄各付標以入 上答曰知道○甲子○遠接使書狀天使以初九日越江云更聞以十一日越江禮曹以仲冬初一日二日為入京之期○乙丑○禁府利川居招強盜殺主奴鶴連於今婢鶴非等陵遲處死同謀水夫重甫赤等斬不待時○柳希春 啓曰臣短小孱弱又有是疾不能良行真於華人瞻視之處不合執仗侍衛之任別雲

劔乞 命遠差何如上答曰如啓○丙寅○有政以朴民獻為承旨  
李憲國為司諫金瓘為持平柳濤為校理○丁卯遠接使書狀兩

天使今月十一日申時無事渡江來十一月初一日入京兩 天使不

受禮物云○藝文館薦翰林許筠崔雲溥趙擴洪仁憲○戊辰○議政

府史官取才許筠講左傳略崔雲溥亦略趙擴洪仁憲俱粗課試臺

及中直以下官製述綵棚排律十韻○千秋使金添慶還入京 啓曰

皇帝性稟英明親自聽斷凡章奏 命下該司該司奉 聖旨施行別

無垂簾攝政之事 先朝廢斥之臣多被召用民情欣幸以為年雖幼

冲非隆慶之比云仁聖太后陳氏通州人慈聖皇后李氏少貧賤其父

賣與陳家兩后相與親愛作為兄姝陳后入宮之後要與相見名入闕

內隆慶皇帝見而悅之命留宮中生今 皇帝及潞王與兩公主李氏

既貴之後愛敬陳氏無異前日常立侍不敢坐及尊崇太后之後始得

僇坐兩宮和好無間云○庚午○天使有從容留連之意○以許筠為檢

閱鄭彥智為副校理○以兩下庭濕今日二度習儀○壬申午初二刻

上 經筵廳與特進官李文馨承旨朴民獻副修撰禹性傳皆入講席

庸作歌章柳希春曰人君昏暗而臣情事廢者多矣此摺言叢脞者以

高明者當柔克而言也。人君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蓋必得賢而委任，責成乃可以成功。非惟任將於閫外不可從中制，任相亦然。又論樂於興，事故以慎乃憲為戒耳。蓋人君守成如居大廈，古人有父肯構，子肯堂之論。祖考擇吉地構室，屋為子孫者不居守而折毀，遷徙則誠可謂大謬。若屋漏椽腐不為修補，知但堅守是膠柱鼓瑟，不足以為治矣。又曰：二典三謨，堯舜禹皋陶之心事，昭昭可見。堯之敬天勤民，舉賢舜之慎徽五典，舉任賢臣皋陶，博典庸禮，命德討罪，無非天理。其揆一也。然撮其要而言之，則存此心以欽而虔，萬事以中而已。世之人君常不能中以為要者，以私意為之蔽，或過或不及，欲去私意而得中，莫若惟精而惟幾，蓋致知在先故也。欲致知者，必取於人。堯稽其衆而舍己，從人舜命禹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退有後言。又中庸稱舜曰：好問而好察，邇言。此後世人主所當體念處也。朴民獻曰：此說得中誤矣。中者處事之自然合理者，非在外而求得之也。柳希春曰：古人云：事事求在中而用之，亦可以得言。然中庸序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則得字果似有病。文希春釋重其禮禹性傳曰：重其禮，謂以天子而拜臣為不輕其禮也。希春即從之講畢進。榻前陳曰：古人將行大事，必先齋戒屏除他

事近思錄亦稱愛養精力以應事務之說今距 天使入京纔十日乞  
須除雜事只應急務完養精力以爲應接大禮之資今風氣寒凜尤不  
可調護 上顧柳希春曰卿見 天使所作詩乎對曰昨日見之矣  
上曰其詩如何對曰臣本不曉詩詞然以肉眼觀之清新華麗必是  
傑作也朴民獻曰詩中有疊語似不好詩也希春曰大匠豈以一斧知  
昔倪謙之來初間之作不甚佳人以為無能而易之率乃大奮發於詩  
賦希春又曰聞 天使行事氣象似是坦率不為苛察之人辭畢以次  
退○別試退定于仲冬十五日○丙子○禮曹定迎 詔勅三度習儀  
于二十七日別試初試于仲冬十九日殿試于十二月初二日○玉堂入番  
趙廷機柳成龍簡通于柳希春曰日昨 上答諫院請行鄉約之教有  
曰駭俗云云鄉約之法乃先賢祖述先聖賢之遺意而為之制古今異  
宜雖未可必行於今日一向以明彛倫厚風俗之盛舉為駭俗云爾則  
是不以先聖賢為可信而治道之無復段可知至為未安欲論此二字  
之未安之意未知何如近日災異疊出亦甚未安恐不可不有所云云  
也柳希春答略曰鄉約之事朱子答張南軒呂東萊皆以為難行則其  
通行一國之未易亦可知矣然不可以此遂謂古道駭俗此甚未安當

以此意上劄而語有斟酌又以遇災修省之意僉議為之兩 天使有  
留連過冬至之意○丁丑○憲府 啓曰留 詔之禮自 祖宗朝以

來未嘗有 殿下立庭請留之時而許魏 天使所定儀註乃在 聖

上權署之日降殺之意的然明甚自 上所御亦以七章之服則其降

殺之由尤可見矣成王兩使既不遵用若禮固當行則豈計大臣之顛

仆失儀而苟從簡便乎反覆稟定必得其禮之正無非為 帝詔致尊

敬之意也况此大禮萬世之所當遵守尤不可不致其謹也請更遣問

禮官極盡稟詳磨鍊儀註 答曰留 詔使已議大臣我國人心輕躁

好辯必各用其意不淳之故如此也豈可自逞私曲之見每與 天使

爭辨不已以取其譏乎○傳曰二十五日 懿聖王大妃殿移御時自

上及百官祇迎事言于禮曹○昨日憲府上劄 上答曰省劄豈不留

念予固眇末人亦薄惡宜有天譴矣至若傲物輕人雖過事自古必有

英質技才然後茲可乃為如予之君近來病不離身無意於世無且稟

質不敏蔑一技藝如此事雖欲為之末由也已英睿之說適足為後人

之所嗤笑矣如聽諫事但以忝守國家苟有後言自不能唯唯盡從以

遂其私而姑免目前之煩言也近年以來上有庸君千灾萬變愈出愈

甚似同前代羣小輩聚黨之時變不虛生惶駭之意不能盡論也○戊寅○玉堂柳希春趙廷機禹性傳鄭彥智李景明完議以入君遇灾當恐懼修省求言納諫而頃日憲府之劄 上峻厲不平而答之乞 廓納言之量又諫院請行鄉約 上以為駭俗亦以復古道為怪異之事亦甚未安上劄 上答曰當為卿等留念但近以鄉約皆咎子豈是以知予意之所在乎○備忘記下于政院曰 宗系言語則已書啓而不知何宴何時言之乎此事雖更思之予意甚為不可見誣冤痛之情必倍於羣臣萬萬矣猶敢如是者誠以事理不當故也自 中廟朝 詔使之來懇請書呈固非一再而未聞其益雖於面對親說之際拘於人情不可薄拒姑以唯唯吞之萬無以外國私情容施於國乘之間只恐取疑華人事不諧矣新 皇帝英明初即位待來春定為 奏請期於昭雪不須煩囑書呈於使臣也然而無一言亦為未穩但以 宗系改正及惡名辨誣小邦累世冤痛至今猶未得雪聖代普天之下無物不得其所而獨惟海隅東藩之臣尚抱罔極之冤非惟一國臣民痛心疾首 先祖地下之靈必為掩泣於冥冥矣頃將奏請已定使臣臨發遽聞 先皇帝忽遺弓劍未及上達此由於小邦無祿之甚思及于此尤



不勝摧慟于中也不幸之餘幸遇 新天子聖神東藩臣民欣欣意  
得再生之恩欲於來歲煩奏望大人照察通天之寃以此善為措辭諷  
之則庶或可也詳思回答 天使只據古禮欲為主東客西之入其實  
天使自南向北而以西為左也到殿上却依東壁而立我國據大明會  
典以 詔使東而 國王西為請 天使不知檢制而親覽黃州絲棚  
又不檢下人使恣肆貪取○政院回 啓曰 宗系事言于 詔使之  
辭一依 上教言之允合事情○己卯○上以留 詔儀未定 命退  
三度習禮○有 政以吳祥為藝文提學○庚辰○政院 啓曰 天  
使入京日期臨迫若遭雨雪勢所難行請明日三度習儀為之 傳曰  
如啓○壬午○玉堂上劄 上答曰此意固似當矣但既因臺官兩  
啓以成王 天使時儀請于 天使 天使溫款故即從改書而給今  
若又以此亦不當辨辭強爭於 天使則華人以我國為何如也不曰  
反覆之國也云爾乎矧且事勢已迫不須漫議○有 政以李陽元為  
大司憲○天使以初一日入城○司憲府劄子人君一心與天無間一  
念之善而景星慶雲一念之惡而烈風雷雨兆朕醜孽至微至隱而感  
召應驗莫顯莫彰豈非可畏之甚乎恭惟 聖上睿智出天英明冠古

臨政願治五年于茲兀呀以獻為施設動引 先王講求討論莫非經  
訓然而治效未著純繆猶多和氣未孚咎咎日滋天災地異虫妖物怪無  
歲不聞無月不書金星犯日白虹干天至於今者燁燁之電虺虺之雷  
特逾於數聲之月是則幽厲將亡之徵非 聖明之世所宜有者也臣  
等竊痛為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詩云天惟顯思命不易  
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變不虛生必以類應形聲彰響  
不可容掩然則 聖明之所以致此者豈無其故歟伏覩 殿下即祚  
之始半采惟新招延禮幣羣賢四集一國臣民拭目相慶以為隆古之  
治指日可回矣近年以來漸不如初圖恢治理而未必無瑕類以間之  
釐舉庶政而未必無疵癘以混之紀綱所當振而委靡益深風俗所當  
厚而偷薄愈極民困於剥膚而愁嘆之聲不絕士味於飭躬而狎悍之  
習亦長以至貴戚驕橫豪奴縱恣內司是私歧經旁出因仍苟度轉輒  
時月怠緩解弛日就頹敗臣等未知 殿下之於注措其果能與天無  
間否乎君德成就責經筵從容研討充擴體驗涵泳義理薰陶德性乃  
其學問底要道而矜能術得決愚智較勝負其在下賤亦已為失學之  
大者而況於帝王之尊哉 殿下以不世出之資恃其聖知脫落關鍵

究於文義而略於身心性命之本務於辨博而致於踐履篤實之功時  
摘其言語文字之隱僻下試講筵 聖心已足傲睨諸臣凌駕一世獨  
是之病日固自聖之念日肆矣易曰卑以自牧書曰遜志時敏大舜好  
問而用中禹聞善言則拜蓋英彩外暢則嘉謀不進俊氣旁敷則羣聽  
失措故居已下賢降志從學莫有尚者矣且如聽諫之際尤當虛而受  
之優以容之然後藥石之論恒陳於軒陛繩墨之喻不蔽於耳目君無  
愆化國無闕政可以樹靈長之基熙鴻彌於無窮矣 殿下弗弗如流  
之義有歎前日偏私攸繫公道自晦彈及宗戚拒之必牢諍舉私藏聽  
之亦邈言無善惡嚴辭屢下事無是非峻旨頓加先哲明教之良法諉  
以駭俗諍臣化俗之義意斥以迂濶青蒲出入不過於應故事白簡規  
箴未弁於循常例大小臣僚入則作屋嚔啼出則相顧咨嗟嗚呼此乃  
漢唐中主之所未聞不謂 殿下之所為乃反出於其下也大抵人臣  
愛身者多循國者少觀望風采畏威懷禍以明爭為孤恩失寵之苟戒  
以含默為持祿容身之善策不語如仗馬合口如蜀椒則國事潰裂人  
心渙散賢良屏身奸孽接迹終至於國非其國而誰肯為君上言哉姑  
以近事驗之周之文王掩骼埋胔死骨猶然况於生乎宋之仁宗漱水

避蟻蟻微物尚然况於人民乎是以先史表之後世仰之然則 殿下  
 之毀撤人家使民嗷嗷果合於帝王生物之仁乎廷臣非不知妨政害  
 治之尤而猶不以死爭之者豈其忠義之心有所不足而然歟實難於  
 天聽之一回而末如之何其事雖可惡而其情則悲矣此其一驗也秋  
 律將窮雷乃收聲前月之震灾固已慘上無罪已之教下之祈免之辭  
 出 御禁苑晏如平日未有以御警之言上徹於冕旒豈皆忽天灾玩天  
 戒而恬然若是哉訖色拒人積有竹自寧甘於失職之罪而不願有拂  
 志之事此其二驗也蛇虺蝮舌仇疾善良締構巧捏竟必網打如漢唐  
 宋之季及我國朝戊午甲子己卯乙巳之禍其可鑑已 殿下臨銜如  
 日中天奸慝潛釀兇機遂露是宜高明快照乾斷廓捍而壅蔽遮截歷  
 時逾年人心疑懼國勢掣抗臣不得言 上不待悟他日之事有不可  
 勝說者此其三驗也 殿下嘗驗之經幄其殫誠歷肝極言盡論能以  
 御極初年者有幾人哉揆之於時察之於事無一不驗臣等未知 殿下  
 下之心其果能與天無間否乎噫代天而益天民者人君也位曰天位  
 職曰天職一號令一政事無非天所為也人君豈可有所事而違乎天  
 哉一有所違則不能與天無間而逢天瘴怒亦何足怪耶董仲舒曰國

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然則天之所以仁愛 殿下者勤且切矣修敬懼之實承仁愛之天變禍為福轉災為祥豈不在 殿下之一心乎懋恭冲之德弘優容之量至敬主一積誠動人本原之地清明純粹運用之方公平正大勿謂幽隱而少忽勿謂細微而或怠勿拘於淺效勿循於姑息芻蕘必擇遐遠必收法所當施毋貳於貴近罪所當加毋間於親疎折兇奸之鋒杜讒賊之口一物不被恐拂於天心一民失所懼戾乎天意中和位育至治馨香則太和洋溢妖孽盡除克享天心永孚于休矣堯德欽明而水不能為害湯敬日躋而旱不能為災太戊克勤而祥桑枯死宋景善言而熒惑退舍此其已事之明效也語云祥多者亡異衆者興伏願 聖明惕念焉取進止

十一月○癸未○上以卯時為迎 詔而至午時 天使韓世能陳三

謨奉 詔勅而至慕華館 上率百官行迎拜禮即五拜三叩頭也百

官從下先行天晴風恬一國慶悅百官先到勤政殿 上亦尋至 天

使奉 詔勅而至 上率百官祇迎 天使奉 詔勅上殿 上率羣

臣行禮禮畢羣臣出上與兩使出於小次暫休之餘設茶禮後 天使

先出歸太平館日暮 上率百官一半詣太平館行下馬宴至九爵  
上再行酒而止夜已四更二點矣 天使止女樂只設男樂陳而不  
作然初入光化門外耿看鼇山之戲倘佯良久矣○甲申○早朝 上  
乃出率百官詣太平館設翌日宴行九爵 上再行酒而止日暮雪止  
還 宮 天使昨受甘察襦衣今受筆墨紙硯又索熨斗香爐畫花  
天使以初七日至行望 闕禮後發行云 天使明日將謁 聖○  
乙酉○天使到成均館同知成均館柳希春假館官元混姜暹金貴榮大  
司成洪天民等及館伴盧守慎遠接使鄭惟吉祗迎 天使入 聖殿  
庭謁 聖上香前後四拜遂升殿開積敬視遂坐明倫堂元混等八  
宰相進於兩使前各行再拜而退館堂下負等又就行再拜而退群儒  
生於庭下行再拜禮者再 天使於宰樞之拜者揖於堂下館負之拜只  
立而肅手於儒生之拜亦各揖坐時宰樞坐交倚于西壁元 天使有  
所言相敬必俱上手乃行茶禮只以手捧白鍾相告而飲鄭惟吉以  
上牌招未入行禮而先詣 闕午後都承旨睦詹持宮醞來 天使問  
于諸宰相曰此酒何以為之宰樞等答曰在大人區處耳 天使乃議  
飲酒之儀睦詹詣尊所奉宮醞于金臺之盞詣 天使前揖而敬之

天使荅揖而受之承旨仍以兩手持盃臺 天使飲畢承旨受其盃

而相揖又詣尊所盛酒于盃如前儀兩使前各呈二盃禮畢上使以宰

樞九人窄坐西壁令四人移坐于東壁五人仍在西壁令九人齊出行一

盃 天使乃九宰相一時持盃而相揖遂飲 天使復荅行巡盃如前

儀 天使有欲歸之意宰相再揖驛退由西夾室後經由明倫堂後至

祇送處於 天使來鞠躬馬 天使見儒生滿庭之拜遣譯官語館堂

上曰英才濟濟足見教育之盛又曰進退合禮尤見教育之功云云又問

館員曰館中養育儒生幾人希春對曰常養五百人蓋祖述徐居正對王

昌董越之語也希春初到大司成洪天民欲去學令以為不當去及承

旨於持來宮醞通事以宣醞為言以宣字用於賜臣下不當用於呈

天使又衆議冬至望 闕禮或疑 上與 天使同行一處希春以為不

當同處為之云○丙戌○天使詣景福宮周覽慶會樓赴勤政殿之

宴 上以宗系改正惡名申雪奏請使將遣事令通事告于兩使荅曰

天子聖明今若奏請可得請矣 上又請曰初七日發行云冬至節日

行望 闕禮而後發行日晚矣一日之間請留 天使曰懇至當依許

留 上通于

天使曰兩位德望文章寡人固所敬服側聞大人筆法

充奇軼駕王趙願多畫手迹以為別後之恩 天使韓公許之○丁亥○

天使遊觀漢江侍宴宰相領左相等七員并遠接使館伴九員入侍

行酒○戊子○政院 啓曰明日 天使望 闕禮處時未定何以為

之取 稟 傳曰大臣禮官命招議啓○午後 天使前今日晝

奉杯宰相兵判金貴榮大司憲李湯元遠接使鄭惟吉館伴盧守慎合

五人同坐 天使出大廳五宰相趨進而揖 天使坐交倚于北壁五

宰相坐交倚于西壁各對卓子床次次行酒于兩使每漕進二盃輒受

四盃於此邊只行中盃禮畢而退○有 政以李仲虎為同副承旨李遴

為假承旨明當發去義州○己丑○冬至罷漏天明 上率羣臣行望

闕禮仍班又行兩 大妃殿賀禮禮畢羣臣退○辰正 上出坐殿上羣

臣入行賀禮禮畢○巳時 上至太平館赴宴八宰臣行酒至七爵 上

再行酒而罷○庚寅○早朝 上詣太平館 上行上馬宴八爵再行酒

而罷行○護軍奇大升卒斯人志氣不羣慷慨越事而好善惡惡博學

之長材也但剛果自用而易其言語譏諷者老病大為○辛卯○天使回

舊臣揆路所惡蓋銳氣未消磨而有速痛哭之病也程 上詣慕華館 天使韓陳二員巳時始至 上設饌宴于館內

三爵再行酒 天使行回敬禮 天使受禮單未付赤狐皮各十領

程 上詣慕華館 天使韓陳二員巳時始至 上設饌宴于館內



又約別贈物可付謝恩使入送 上又行餞盃 送于館門外階下宗

室列立於 迎詔門之內文武百官列立門外之南邊 天使下轎宗

室及百官皆再拜 天使答以揖致詞多謝慰勞而去申時百官隨

駕還○特旨以李後白為大司憲○壬辰○判校尹剛元卒○癸巳○

大司諫許晔等 啓曰護軍奇大升自少好學志存古道與李滉講論

性情往來書尺極有發明世推以為儒林中傑出之人其立朝也議論

持止進退不苟適以疾病退去于家人皆惜其不得有為以補 聖明

而去夏聞朝 京有 命力疾上來又有疾恙告辭退去不幸病重沒

于道路物情至為痛惜家世寒素無以為喪葬尤為矜惻請 下書其

道監司官庀喪葬之具以示褒重名儒之意 上答曰如啓○乙未

○禮曹以兩請以權停禮拜 表 上從之○以盧守慎為承旨慎喜男

為司諫李龜琛為全羅兵使奉訢為忠清水使○丁酉○中廟忌辰齋

素○己亥○上念日寒獄令罪囚多滯 命速分揀快送○院 啓尹

璠悖妄貪濁請罷職不叙 上從之○壬寅○刑曹判書元混三度呈

辭 上許適○乙巳○銓曹請弘文錄揀擇○己酉○以府 啓都承旨

睦瞻右副承旨朴民獻以忌滯 天使時捧承 傳坐罷○伴送使書

狀 天使以今月二十三日越江而去○辛亥○以朴忠元為刑曹判書李陽元為刑曹參判朴素立為都承旨李湛為左承旨柳仲郢為右副承旨鄭准一為直提學李昌為軍器正禹性傳為副修撰閔忠元為南陽府使○壬子○初二日殿試 上以日寒坐光化門

十二月朔○癸丑○殿試試官刑曹判書朴忠元刑曹參判李陽元及柳希春為讀卷官洪天民朴承任尹根壽趙廷機為對讀官右承旨李堅入參 上初欲親臨文武科場司諫院請勿觸犯大寒 上從之○以宋麟壽為左參贊元混為右參贊○慶尚監司任說以 天使時不能備物坐罷○乙卯 上命武科取二分以上五十二人○丙辰○罷漏上 殿考二百五十首而畢書入等單子九二中一二下一三上二三中一三下八點三下七合二十人入 啓 上 命以此數及第司評任榮老為壯元乙科四人金穎男洪世英尹儼洪宗祿丙科十五人趙璠尹安性尹敏善沈喜壽朴廉李一元洪迪閔汝慶鄭叔男李純仁金瑞生金脩南官活朴天興李砬也今茲二十人皆京中華族唯開城府湖西各一人○戊午○院 啓別試初試三所史官於出榜之日慢不即進請罷 上從之○庚申○上命

以盧稹特加為慶尚監司直提學鄭惟一為同副承旨安宗道為吉  
州牧使○甲子○是日放榜以權停禮行之○乙丑○以洪天民為大  
司諫柳濤為司諫李景明尹復為掌令趙廷機為持平鄭彥信為  
獻納沈忠謙為正言○丁卯○諫院請於別試只講自願一書○戊  
辰○晝講講畢乃臨文曰禹貢一篇於進講不切於講學治道但講  
書不可躡筭故不得不講耳又進陳曰頃見諫院之 啓不勝感激  
焉我 朝法典式年則講四書三經別試則四書中一書三經中一  
經而四書三經皆抽柱故儒生抄錄而誦之不成學問若令別試自願  
一書則庶有專治之效矣 上曰如今不變科舉之規亦豈無人材之  
出乎柳成龍亦 啓曰不可不隨時變通又成龍論及關西西海坪伐  
穀事伐穀後回還時彼人七八名追逐中衛將李鵬等驚惶奔走棄馬  
及器械賴有軍士二三人上高丘射殺胡人遂得少解此不可不賞柳  
希春更進曰歷觀前史雖兵敗奔還為敵所棄之時一有捍後輸力之  
功則必表而賞之兵家之說曰捍後難於先鋒非勇敵者不能也今此  
西海坪回還時彼人八九名追逐我軍奔潰而有二三軍士獨能却立  
高處而射敵此正特加優賞之人也世但以成敗論賞罰故戰勝則無

功者亦受賞不勝則有功亦不錄此頗詐者僥倖而忠勤者鬱悒此不可不戒○己巳○昨日 政李珣為應教慎喜男金幾為校理申黜為

修撰禹性傳為副修撰○辛未○書講講九河既導柳希春曰洪水只是河決兗州最居下流是以田賦十三載乃同此云九河既導謂水各循其道入君治國平天下也叙秩命討舍已從人賞惡皆循天理之公而無容私焉亦猶禹之治水順水之道也又曰書說雖多朱子所取者四家曰蘇軾曰王安石曰林之奇曰呂祖謙但蘇失之簡王失之鑿林失之繁呂失之巧蔡氏承朱子之訓成此集傳最為完備可以惡於朱子之傳註然二典禹謨朱子證正之外或有差錯處如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太甲上惟元祀十有二月朔皆以為周初不改月數此為大謬周武王以建子月之初滅商即以爲一月建丑為二月建寅為三月故孟子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春秋之月數亦從周正建子非春而謂之春者四時之首宜以先稱故也是故周為改月數則日食星變悉皆臆合謂不改月數則全然不合蔡沉乃謂周不改月數無謂甚矣 上曰大明高皇帝每排詆朱子之說其意如何對曰高皇帝有秦皇惡儒之習兼隋文猜忌之性其妄詆朱子立言所謂自聖而謂人莫之若也

上曰高皇帝不取孟子其意必有所在對曰高皇帝警齊王抑人君處  
至欲撤孟子從祀之板令侍衛士有敢諫者輒射直臣錢瑋披胷受矢  
高帝以良藥調治一月得差孟子位版得不撤只令刪削數處太宗以  
燕王取國不義四書三經令儒臣編小路而孟子之削處還完矣講畢  
希春進 榻前陳曰臣自 中廟朝為侍從自視其時王堂官真無慮  
十二三南行亦備不如今之無正字著作也南床數負專掌文籍長為  
下番非若校理修撰遷轉臺諫吏兵曹往來無常也自戊辰趙廷機六  
品後南行位久闕至今未充殊為未便蓋南行之望 中廟朝雖只二  
人未備三望亦入望或有初被論而還為者如李英賢之類是也頃者  
臣以此 啓請 上亦命吏曹差出宦差在遠抱病之人故李尚闕耳  
上曰吏曹亦患乏人而如是問今亦有七品以下弘文錄者否尹卓然  
對曰有之 上招同副承旨鄭惟一問及 天使為人行事及文章惟  
一對曰兩使文章雖有未盡要不失為能文玉燈之取副使所求之貨  
未免不廉又不能檢下頭目恣意攬取財物人皆呼之以盜賊 上曰  
天使豈至不善我國人之醜詎亦太輕薄矣希春曰天使其身不正其  
下縱恣貪暴下民怨詈固其自取但呼之以賊則為太麤惡耳又陳頃

日以宋史印出而命停前件之印上曰果如是當買正本以成乃  
印出耳宋史與宋鑑同歟異歟希春對曰宋鑑嘗定編年之書宋史是帝紀  
列傳之書如史記前漢書一揀既畢而退○壬申○禮曹判書朴永俊  
病遙為知中樞金瓘為持平洪仁健為正言○甲戌○伴送使鄭惟吉  
入京平安監司尹毅中呈病不許○丙子○陳慰使朴啓賢書狀官洪聖  
民入城書 啓帝都別無奇別今 皇帝冲年即位資質英明時無過  
誤朝野無事人情似有喜悅之意且近來北虜喪其酋長部落散落願  
居塞內邊將不許云○丁丑○弘文館以違覆承旨為愆意無忌而推  
考之臺諫浹旬論諫而 天聽不俞上劄上曰近日予意略喻兩司矣  
玉堂亦何必又論乎然當留念焉○戊寅○左承旨李暨以病母乞歸省  
于原州 上以備忘記諭江原監司曰李暨侍予日久屢效勤勞常以  
道內原州在老母往來觀省卿其為予備給食物且賜李暨袖子五十  
箇曰此物雖不合於老親然來自滄海可進于母以榮君之賜也抑希  
春以為伏覩 聖上體羣臣寵賢士之盛意不勝感嘆○是日都目  
政宗系惡名奏請使李陽元副使尹根壽書狀官李海壽差出○兩  
司請於承旨推考削去愆意無忌四字 上從之又請推考四字載錄

承旨 上亦從之此事得請王堂亦有助焉○己卯○有政以鄭惟吉  
為禮曹判書朴忠元為工曹判書





(B)  
732.55  
4724  
[v.14]  
no.3  
0194281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3